

第一輪迴在秋季寫，在同一個心的圓弧線上寫愛慾生死。

她很早就醒過來了，帶著昨夜臨睡前的記憶，沉重膠濁的記憶，於是睡得很不清爽。但清晨，或許是那第一聲蟬鳴，或許是第一道陽光，或許是鳥兒的第一聲鳴叫，也或許是昨夜未理清的思緒或者是思念，喚醒了她，這倒又讓她陷入沉思：清晨，讓睡著的自己睜眼清醒的第一個觸動是什麼？

翻身看看有著各式電子鳥鳴的鬧鐘，才六點不到。孩子在她身旁用力地睡著，深怕少睡了一刻，像他一貫的玩法，總擔憂自己會比別人少玩了一刻。她拉過一條薄被給孩子蓋上。

那是她拿給他蓋過的一條薄被，但是當他離開，她整理床鋪收回這條薄被的時候，她知道他是沒蓋過的，但是被他壓過，放在他身旁碰過，沾著他的味道。

這些天她完全無法控制的思念著他，時而啃心噬骨，時而似有若無。她也已經接受了這樣的思念，不再認為這是一種心靈上的出軌，因為這確實是一種誠實、自然產生，需要面對而不是壓抑的情緒。

她也曾為了這樣不熟悉不習慣情緒的自然出現而翻看各式書籍文字，因為她深信某種環繞在身體四周的神秘能量會隨著她的意念而轉動，當她需要某種力量出現，或是需要某種解答或是解釋，她會從隨手抽出翻閱的書中文字找到慰藉與答案，並因此明白原來在她單純固執而又天真浪漫的理想堅持之外的人世間，原本即存在著多元紛亂而歷歷在目的各類事實與真相，甚且也真實地存在在自己的心中。

好比那情慾世界裡的某個黑盒子，只因自己一直不曾碰觸，不予理會，不願看到，於是當自己無可自拔地陷入那樣的迷惑，雖說她心思聰敏，仍不免驚惶失措。

「我知道你很沉重。」他在電話裡這麼說。她因他說得真切而頓時明白了自己在現實處境裡的沈重，眼前除了睜眼凝視陷在混亂與迷惑裡的自己，完全無計可施。但是她終究相信且認定，時間會告訴與說明一切，其實完全無需自己做主。

就這樣，她躺在床上好一會兒。任思緒如蝴蝶輕盈飛舞，無聲飄移。

風從屋後的山裡清涼涼地吹進窗內，吹到身上。這樣的風總是會讓她思念起過往種種，倒也不是如此明確地思念起哪一個片段，但就是會喚起生命中讓她最珍惜的部分。

這樣生命中輕微而深刻清晰的記憶是如何被挑起的，就像清晨喚醒她睜開雙眼的觸動到底是什麼一樣，總是令她迷惑……就像他的出現讓她迷惑一樣……都是因為他的出現吧！

略微凝神，她拎著思緒回到他的身上……但一會兒思緒又自己跳開飛到母親的身上，一會兒又飛回他的身上。

無止無盡的，她又將整個思緒陷入他留下的情愫與氛圍裡。

忍不住坐起身盤起腿，輕微地昂起下巴，讓風，讓從山裡吹來的清涼晨風，滑過肌膚，滑過臉頰，如同感覺到輕微而固執地滑過人群與男人驚慌的眼神，像磁石吸引鐵塊一般，站在她的身旁，不說一句話。她當然是清楚且明白他站在身後是為了什麼，因為他要看她放下的長髮在腦

後隨意用夾子理住的樣子。

確實是靠著回憶，慢慢地，她才知道自己是怎樣地吸引著他而來。但也因為這樣，她忍不住要惶惑緊張起來，因為她還是不明白，為什麼能吸引他？那一天，她是理所當然地出現在他們那一群人裡，如同他那麼自然的與其他人一起出現在她的領域裡，她只不過對著那一天來的一群人隨口說出，「你從哪裡來？要到哪裡去？」他竟也如此自然地接口說了，「我從來處來，不到哪裡去。」她並不是對著他問，但他卻是眾人裡唯一清楚說出口對著她回答的人。

這一向做事，她在乎的是意義，認識了他，她才發現做事情有時候也可以是一種情緒的抒發……好比她從雜誌上看到探戈，深情款款的兩個人緊緊地貼在一起，感受愛情來臨時的彼此需要的同進同出，他們是才一前一後走進酒吧……剛認識的，但在酒精與音樂與燈光與氣氛的醞釀下，他們可以臉頰貼著臉頰，十指緊緊相扣，很有默契融為一體的，同時向右跨出一條腿帶著畫出弧線，同時向左伸出一隻手臂平行延伸向遠方一像是非洲草原上的兩隻細腿大紅火鶴鳥的長頸不可理喻的如長髮綁辮子似地纏繞在一起——她忽然明白，恰到好處的情緒培養正是探戈的精髓所在，而情緒也可以是做許多事情的精髓所在，只不過在很早以前她即將大部分的情緒扔掉、掩埋了，意義、價值、精神、意志，似乎變成她做事情所在意的，但是這樣在意的背後，其實是對情緒的無法永恆、無法超然而做的……反抗……甚至是某種挑戰吧！

又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她變得不容易流露情緒，而只是高尚虔誠地、持續地，追尋。

她趴著又睡了一會兒，孩子的手臂啪的一聲落在她無肉的胸前，本能地縮了一下肚腹，孩子也自然地翻轉身，循著母親的味道靠近、貼著，繼續睡著。

從孩子的身上，從孩子對她身體的依戀，她才明白男人——每一個也曾經是孩子的男人——都想從妻子的身上重新尋回兒時對母親的依戀，同時希望從妻子的身上追回他曾經逝去或是希望找到——但事實上是不能找到的一對純真愛情的渴望。但是當妻子變成了母親之後，母親就只是偉大的母親，她是孩子的母親，不是男人的母親，更不是男人的情人。

趴著睡，這是自從她的脊椎出過毛病之後，逐漸習慣的一種睡法。但是更早以前是在海上……

在海上，她學著唯一伙伴的睡姿，趴著睡。趴著睡的好處，這是沒在海上航行過的人所不知道的一種美妙睡姿，因為不趴著睡幾乎是無法入睡的。趴著睡能讓搖晃的身體與搖晃的木板床的節奏相容，搖晃的僅只是肉而已，搖晃的肉完全打擾不到想要沉睡的靈魂。而仰著睡，整個身體跟床是完全分離的，身體會像任何滾動的鍋碗瓢盆那樣滾動，無法入睡。

在海上，她跟著唯一的伙伴航過一個水域又一個水域，在那樣常常覺得孤絕無望的日子裡，兩個人相依相偎，她會順著他的睡姿，輕輕地靠著他。那時候的她還存在著許多情緒，而且不讓情緒一個人承擔，他們倆兒藉著彼此的情緒取暖，知道彼此是一致的。但是在陸地上……

在陸地上，這樣的一致如此輕易的就不見了，甚至不需要爭吵，也不必多說話，她用同在海洋上的說話方式對她唯一的伙伴說出誠懇決定的話語，伙伴保持緘默，她因此明白說的是自己或者是伙伴無法承擔的，所以即使……到最後，伙伴說了，斬釘截鐵地說了，「我愛你！」但伙伴曾經表現……也許只是無心顯露的緘默也讓她心裡明白，這僅是說了而已，無須行動承擔，也不代表任何保證與承諾。

這以後在陸地上，她逐漸習慣了趴著睡，也因為海上辛苦生活的囤積，她的脊椎最後一節，聽說叫椎肩盤的那一節突出壓到坐骨神經，讓她整整有兩個星期躺在床上動彈不得。那事發生在酷熱悶濕的五月天，就像她忽然體悟到生活與婚姻本身的苦澀一般，她開始不再宣洩情緒，忍著、悶著……直到他前來與她相遇。

想了太多！千萬思緒如迎面吹來的清涼晨風讓人只能全身迎向它，完全不忍拒絕。山稜線上的天空漸漸有了顏色，她轉身看看鬧鐘，七點五分了。她不再眷戀地豎起長髮，感覺到脊椎緊繃的微微刺痛。站起身，打開孩子的抽屜，選了他喜歡的小襪。孩子像她一樣喜歡趴睡。她仍惺忪著雙眼，挽起長裙，爬上床鋪，反轉小襪，提起孩子逐漸長大拉長的腳掌，腳心在上腳背在下，替孩子穿上襪子，並探身去輕撫孩子的額頭，仔細地看著他長而微翹的睫毛，微嘟的一年四季紅潤的雙唇，親吻孩子的額頭與鼻尖，輕輕地呼喚，「起床了——起床了，七點五分了，該起床了！」

煮好最後一道菜，關掉瓦斯爐，將菜盛進盤裡，她心裡想著要將這些塑膠碗盤全扔了。這些塑膠碗盤比她還早進入廚房佔有一席之地，她也不挑剔地用了好些年。直到他出現……她才看見自己，看見自己對自己不好。

她將菜一樣一樣端上飯桌，頂著正中午的大太陽走到戶外，對著樓下的人大喊，「吃一飯一了！」

沒有回應。她往前再走近一些，「吃飯了！」

還是沒人回應。她走向正上方，飽足氣，大喊，「吃一飯一了！」樓下工作的人才有了回應。

「吃飯了！」最先上來的 G 先生招呼，她繼續做手邊的事，淡然回應一聲，但又想起什麼似地隨即問 G 先生，「有沒有聞到死老鼠的味道？」

「沒有呀！」G 先生跳著走進廚房。

「都是菜的味道，所以你聞不到吧？」她自問自答地說，自己又比劃著範圍說，「就在這一帶！」

接著 L 先生 L 小姐、K 先生、還有 T 先生也上來了。她擔心飯不夠吃，又手忙腳亂地蒸饅頭。

「這回不煮麵了！」她說。G 先生接著說，「到時候大家也不吃……」

蒸了三粒饅頭，她走出悶熱的廚房，站在電風扇前吹涼。

K 先生招呼她吃飯。「等一下，剛煮完吃不下……」她走進廁所洗一把臉，將臉上煎魚炒菜煮湯的味道與油煙一併洗掉。

K 先生又招呼她吃飯。聲音從廁所傳出來，「我待會兒再吃，跟你們吃太緊張。吃飯要慢慢地！」

電話鈴聲響了，她從廁所匆匆跑出來，手上還拿著臉巾，是找 L 先生的，L 先生驚訝地回應一聲。L 小姐又招呼她吃飯。

忍不住一股嫌惡之氣自心中升起來。飯是她煮的，她當然知道要吃飯，而現在不吃當然是有她的道理。只有吃得心虛的人才會如此多禮。

T 先生吃完了。飯明顯不夠。「剛才吃過饅頭，還不餓呢！」T 先生邊說邊走進廚房，她跟進廚房將蒸饅頭的火關小一些。

G 先生吃飽了，K 先生也吃飽了，L 小姐說，「謝謝，辛苦了！」也吃飽了。所有的人都吃飽了。這會兒，所有吃飽的人也已經離開屋子離開她的視線了，她才安心地拿碗筷坐下，舀一碗湯，喝湯吃菜。

坐在飯桌前的長椅上，她習慣性地看向窗外的陽光灑灑在綠葉上映出不同顏色的綠，同時抬頭望向長空一貫的藍與白。身體隨著吃飯該有的動作繼續做著該有的動作，但是心思卻飛入好幾次他坐在這個位置看向窗外的情緒裡……還有好幾次是她坐在這個位置上，看著窗外的人遠遠地站在大樹下不捨的情緒裡。

慢慢的，她才知道自己的情緒和他的情緒是相連的……然而這也讓她迷惑，這又能代表什麼或是該採取什麼行動嗎？就算不是平白無故產生的，但也不盡然是有……意義的，那又該怎麼樣嗎？或者就這樣眼睜睜地看著它出現、消失、再出現、再消失，最後成為心裡一點一點的思念，

一點一點的遺憾，然而，這又該怎麼樣嗎？

邊喝湯，夾菜，起身走去蒸鍋，她用筷子夾一小塊燙手的饅頭，嫩嫩 QQ 的真是好吃，坐回椅子……思緒，仍未從他身上飛走。她想到他每次吃飯喜歡喝湯伴飯，因為緊張吧……當然也可能只是酷熱煩躁，食不下嚥，同她一樣，於是喝湯伴飯，好讓乾黏的飯能混合著面對面與讓自己緊張困惑的情緒一起吞下去。

有一回吃完飯，她又想起，他竟……令人不解的，固執地不肯離桌，大家早已經先離開。她泡茶給自己喝。過一會兒，像是要證明什麼或是賭氣似的他說了，「我也可以喝一杯嗎？」「茶在那兒可以自己泡！」回話時她笑嘻嘻地，同時心知肚明他為什麼要這麼問，只為了印證她是不是真像她昨晚所說的自己那樣。

寫到這兒，她決定丟下手邊的工作去打電話。嗯……她當然還是狡猾虛偽地問著一些無關痛癢的事，這些事是有理必要且正當的，但也是她費心去維持在他們之間可能有一點點……實際的聯繫。

打完電話，她忍不住笑出聲。因為電話裡的人認真地說，「我必須跟你們兩個人談一談，但是我又不能兩個人一起談……」她卻接著說，「什麼都不重要的！資料收到了就好，明天上面會派人來看看，十三號結束工作，兩週以內要把資料寄出去。」

最後，她就說了這些話。說完，自己也忍不住覺得好笑，因為發現自己是如此的虛偽。

上完一個廁所，思緒並未如衝水馬桶的水聲嘩啦嘩啦般消失，她發現自己的可鄙。

還再想那通電話嗎？

她不敢對清楚存在的情緒追根究底。害怕追根究底的結果是虛妄一場？害怕追根究底的結果自己無法承擔？……一切又何需如此清楚呢？曖昧不明有時候才是事情可以持續下去的原因與元素。

就像航行完一個水域船必須靠岸，沒人能說得準今天是否靠得了岸，即使說了今天必須靠岸——在航行完麻六甲海峽的那一天晚上——大家精疲力竭，如果引擎沒壞，當晚是絕對可以順利靠岸……但是引擎壞了！還為了下錨忙壞大家，還記得 B 先生因為無法順利靠岸，甚至拿她煮的飯不好吃當藉口而大發雷霆，還因此牽連 M 先生的右手臂被發電機的風扇葉片切割出好深的一條血紅傷口。

她心裡想，沒什麼事情是說得準的。說出口的話語不代表什麼，沈默安靜的心思反而在幽暗隱晦的深處……某個奇妙的時空裡，暗暗地主宰一切。

她邊想邊在紙上漫無目的畫線……

「我可以在同一張畫布上重複抹上同一色系的顏料直至心滿意足為止，我可以嗎？」

「我可以在同一章節的五線譜上每一小節每一小節寫上同樣旋律的音符直至心滿意足為止，我可以嗎？」

「我可以在同一根木頭上用同一把雕刀用同一種技法反覆雕琢木頭的每一個面直至心滿意足為止，我可以嗎？」

「明知為了結構上的順暢……轉折，我似乎該在這兒或那兒換上點別的，但這樣的『明明知

道』讓我的原初本心痛苦。結構、組合、平衡、順暢、趣味、吸引……有這麼重要嗎？邊界亦是起點，黑暗亦是蠟燭，轉換的當下在哪裡？奇蹟會突然出現嗎？

「我真愛寫字但也真痛苦寫字。難道我錯了，因為這是件得學著妥協的工作？還是我得承認……技不如人？

怔怔忡忡地站在枯黃乾脆的葉堆上，簡直無法忍受小徑上的雀榕掉落滿地的葉子。左腳右腳反覆踏著，讓葉子……掉落下來枯黃的葉子，發出娑娑聲。

想到在山上重裝而行……陽光，空氣，風，流汗……行過香青樹下，行過針葉林下，掉落滿地的松針發出香氣，發出娑娑聲。

站在樹下好一會兒無法回神，抬頭看看即將全數掉光綠葉的光禿枝桠，忍不住喟嘆一聲，雙手背在身後，緩步順著斜坡走回屋內，走著，她想到他曾經緩步跟在身後，一路靜默，走上來用餐。

想起第一次看見他，他正抬頭往上看，她正垂眸往下走，也是雀榕掉落滿地樹葉的時候，在春季。

走回屋內，睜眼直視壁上老人的雙眼。時光消逝，無力挽回。再也忍受不住，她輕聲啜泣起來，心痛地啜泣。一個人，像往常一樣，一個人面對無人可解的心痛，可是……他在的時候，她的傷痛他是明白的，她的傷痛因他眼裡的哀傷而平緩，他眼裡的哀傷讓她看見自己……且更甚於自己所能感受到的，讓她……平靜。

她曾經見他因著她的傷痛而一個人孤單地站在黑夜裡點燃一根煙，背對著所有人的紅煙點，她知道自己並不孤單。

但是她無法跟他靠近碰觸……就像航行到最後，終究是要結束航行，唯一的伙伴必須繼續航向另一個海洋，她必須留在陸地。

就這麼結束。

「不跟你說話，這麼晚了，晚安！」

掛上電話、關上窗、關上門，把自己鎖進孤寂裡。

聽出電話彼端的他還來不及有所反應，旋即被她關上一切地陷入無聲錯愕的黑暗裡。然而，多麼奇妙的，對應的話語與情緒的溫度仍然在她的空間裡回盪。

他們沒有實體上的交集，但是之前的話語與情緒的交集又是存在與有意義的嗎？

他是渴望她打電話來的，她也是渴望他打電話來的。

其實他還是摸不清她思路的轉折……

「我必須用跳躍的方式去處理一件又一件……」我必須岔開去處理另外一段湧現出來的文字……

你是誰呀？在樹上尖聲怪氣地嘎叫，吃果子，和你輕快地尖聲歡唱！看到我卻立刻噤聲飛走，躲起來。我可是被你的聲音吸引才出現的，你又為何消失無蹤？

快速地在鍵盤上敲下這一段文字。心裡想，真是……真得這樣跳躍前進？

「她無法不被身邊有趣的事物吸引，無法不被聲音、氣味、人，尤其是人，有趣味的人吸引。」

我心裡想。

她總是能洞悉別人的心思，直接而無誤。

有關係的，她會忍不住被吸引上前要跟去探個究竟。沒關係的，那就放在心裡，反正進出自如……不花錢。

問題……正出在這兒，他不希望她這麼敏銳又這麼充滿好奇地跟上前去探究他認為沒關係但是她認為有關係的，他害怕……她會像植物一樣長出他的手掌心。

有一回她在電話裡跟他說，「我必須用跳躍的方去處理一件又一件跟著來的事……」像往常一樣，電話那頭靜默無語。

「男人……之所以能在一個完整而不受干擾的狀態下進入創作，其實必須感謝在他身邊幫他撐著的……女人……」她跟他說著感想。

「……你也是一樣！」她用一竿子打翻整條船令人無從辯解的口氣對他說，「……我其實很忌妒你們……如太陽般的勇敢，那是因為有人願意如月亮般的犧牲，但是你們從來看不見或佯裝看不見有人的犧牲是需要同樣的勇敢，從此，你們只看到自己的勇敢，而且一次又一次的勇敢下去。」

電話彼端仍然無聲，無聲靜默，反省，讓她回身看看自己。

「唉唷……真抱歉！我……似乎不該這麼說這個事情。至少，我不應該用這樣的角度跟你談這件事，真抱歉，這樣就……」這樣就不純粹了！她在電話這一頭心裡想著，但嘴裡沒說出。他在電話的那一頭，無聲。

情緒不該蔓延，不該如野草叢生野火蔓延，情緒也要懂得分寸，純粹才能保持。

真不應該在意先生們的勇敢，她心裡裡，應該要看見自己也可以一樣勇敢，看見自己的勇敢了，還會在意別人的勇敢嗎？當然更別說是忌妒了。

「我必須用跳躍的方去處理一件又一件……」針對電話裡談到的跳躍，我是有所心得與發現的。

「你有多久沒好好創作了？」她直接乾脆地問我。

她沒見過其他人的創作方式，而我，除了自己的也似乎沒真正見過其他人的。但我總以為，也總是在期待與等待一種完整無缺，絕對乾淨，無雜亂事物干擾的創作狀態，我認為那才是，創作。

因此，過去那樣被壓榨分割的、片段的……如果也算是創作方式的話，那還真不足以構成所謂的「創作」，夠可憐的。

但是她問話的口氣，一種讓人不能有任何逃避藉口的問話方式，倒讓我若有所悟地跟上了問話之外的反省與自我分析。這可能才是她在電話裡提問的本意。

「也許我不應該再等待了……」她寄檔案給我—這是讓我們能名正言順進行書信往來的藉口，給彼此一個掩人耳目、掩社會價值批判對錯的耳目—特別在附帶的一封信裡寫著：「也許我應該接受這樣被分割的狀態正是我目前的狀態，然後，開始做！不要再等待或是期待理想中完整的時間與空間會出現，那……真是自欺欺人。」

但是，我又迷惑了……「完整」與「分割」之間的差別，難不成正是形成「藝術」與「創作」

之間行為結果不同的原因，也之所以形成區隔的原因嗎？

然而，我也在進行書寫的過程中再次發現「藝術」跟「創作」的區隔並不在於時間空間的完整與否，「藝術」需要形成「創作」的所有元素，譬如：孤獨、纖細、敏感、野性等等，但「創作」不需要形成「藝術」所需要的市場與價值。「創作」在於靈魂深處的觸動，一種真心誠意的存在，或許偶爾熱情。

昨天，她仰頭看見一張先生們在深山裡工作的黑白相片，先生們的表情……先生們的姿態萬千動作一百，身體隱在藤蔓草葉樹枝的纏繞裡，有點處理不了眼前植物野性的落慌而逃的好笑表情，但仍是歡喜工作後歡喜被拍照的表情。她憶起某本日據時代鳥先生書中的一張古老相片裡祖先們的挑釁表情一挺胸站立的男人的頭幾乎要頂到茅草屋頂了，左右手臂交叉放在胸前，微微側身，篤定實在地問，「拍好了嗎？先生？」祖先們的表情說話了呢！

仰頭又看見另一張海邊拍的相片，先生們光著上身正奮力推木頭呢！「不必如此辛苦，但也必須如此辛苦。」如果相片需要文字說明的話，這就是了。先生們希望將這張相片變成桌布，但是她換不下來。但是她看過孩子將筆記型電腦裡的桌布換上換下換了三次。

我可以繼續說「那……真是自欺欺人。」後面想要說的話嗎？我得承認那是看信的當時並未全然明白，現在卻恍然明白了。總之，所有時間不夠與無法進入的、或是任何形式上的原因，全是藉口，其實是害怕，如同她害怕自己那樣，深感無力。

「我最近對時間……」昨天，她在電話裡對他說，「看到掉落滿地的葉子，受不了……」

「啊—」他在電話那頭出了一聲。

「走進屋裡看到老人的眼睛，受不了……」

「啊—」他又在電話那頭出了一聲。

她接著嘆了一口氣，說，「不跟你說話，這麼晚了，晚安！」她在他又「啊—」了一聲的未斷氣息裡，輕輕地將話筒離開耳朵嘴巴，放下，沉寂。

像她屋內一樣沉寂吧！

躺回床上，她又翻來覆去整整兩個小時，凌晨三點仍未眠。

很……驚恐地找了每一個檔案夾，真不敢相信曾經寫下的文字就這樣無影無蹤地消失，到底存放在哪裡了？

翻遍每一個文字檔，每一個，不放過任何一個……終於，原來放在最不可能的地方——一堆資料夾中不顯眼的一個文字檔裡。連自己都找不到，放心，別人也是找不到的。

對習慣使用電腦的人來說，把文字檔放在這樣一個不可能放置的資料夾裡，確實是不容易被發現；但是對不習慣使用電腦的人來說，不按牌理出牌地使用電腦路徑的方式，反而是很有機會被發現的。

所以當她按照正常途徑卻找不到的時候，她還真認為是天有報應，因為不名譽？因為心虛？所以本就不該被留下。而今卻發現是被留下了，難不成這又代某些特殊的含意嗎？

這麼多天的清晨醒來，飄進腦海的第一道思緒……仍是他！多麼令人搖頭輕嘆但也莫可奈何的第一道思緒呀！

思緒呀心情呀，她猜著他的心情，他也猜著她的思緒。

她很有分寸的、思慮周密的、故作正經平靜的，才拿到……很有可能根本拿不到的……記憶，音樂片。

這是思緒與心情的回應，再憑藉文字與音樂的回應，再輾轉由他人之手，有心或無意，刻意或不經意，願意或不願意，但得經他人之手，縹緲抽象的才能轉換成具體實像的物件，拿在手上。這樣才委婉、隱匿的似乎不會傷害到任何人，同時滿足了……慾望，兩全其美。

十多天之後，音樂片上醒目驚心的大字「remember」才出現在她眼前。

「我開始向記憶的深河裡探索……」，他用音樂回應文字。

那拐彎抹角綿延不斷的幽暗深邃，以口吹管，用手擊鼓，交相互映長達三、四十分鐘，沒有樂譜，不做事前搭配，心靈與心靈當下觸動，文字與音樂的觸動，撩撥記憶長河裡的慾望。

她準備再撥一通電話給他。

推開椅子，站起身，離開桌子，我忍不住笑出聲，因為笨電腦終於順利打出正確的「他」與「她」還有「它」。

撐傘，走進陽光裡，走進另一個空間，秋天的陽光裡，警覺地意識到自己在做的每一件事：拿走回收紙箱裡的副刊，看見一隻和屋子顏色一樣的灰黑色大鳥從草地上緊張飛起，走著，想到大漠的音樂片，走著，走著，一個人獨自地走著，看見紫色的波斯菊，每次割草一定攔腰斬斷但是每年秋天依然盛開的小花，仔細盯看每一株草葉樹木，想起在初春走進果園與各色各式的人相遇，滿地的塵埃木屑，風吹過耳際，置身在高山森林，如此靜謐，背負重裝，腳踏在地上，同樣的風吹過耳際，陽光灑在身上，熱度，站在樹蔭下，陪伴一起種下的小幼苗如今長成大樹的樹蔭下，魔幻的感覺，走著，推開門，香氣四溢，再走進另一個空間，看到他留下的東西，嗅著氣息，輕輕悄悄地歸回原位，退出溫熱的空間，關上門推上窗，又走回原路，上來，秋高氣爽，風吹過耳際，陽光的熱度，正中午，樹葉灑灑。

完全不懂他送音樂片是為什麼？或許這是她的問題，她為什麼要問「為什麼？」，她又希望聽到什麼樣的「因為……所以……」嗎？

這張由越南國寶級樂師自彈自唱的吳濃軟語式的音樂，令她邊聽邊忍不住嘴角揚起微笑。

為什麼他認為她會聽呢？若是在以前，這樣的音樂，她還真是絕計不可能接觸與接受。

山城小鎮的味道。聽這音樂讓她想起某段時光裡經常往返的某個山城小鎮的味道。從高山上下來，背包在肩上，悶濕溫熱的空氣裡散著溪水流動的聲響。走進火車站的公廁內換下長毛褲長毛衫，穿上運動短褲短衫。清涼涼地走出公廁，閒閒安靜地往前走，走進鎮上街里最熱鬧的一個果菜市場裡，買個肉丸淋上橘橘紅紅又甜又辣的醬汁坐在路邊的小桌小椅吃起來，等北上的火車。

她聽著這張音樂片，民族樂師清唱彈奏的音樂，從記憶的深河裡尋到這樣的記憶……心情與味道。

她試著在跟他之間找到一種聯繫的方式。她害怕這樣只靠心跟心聯繫的方式，不用語言不用文字，有一天會老去。

但她又有一種不相信的理直氣壯的強硬態勢，「就是要這樣試試看！」如果真的老去了，那也僅代表她跟他之間其實與一般世間男女是沒什麼兩樣的，他們也只不過在進行著一種遊戲，一種浪漫，屁也。

他們最後一次見面，是她約的。路經他居住城市的途中，她打電話約他。

這之後的幾個星期裡，僅靠這個支撐著，她思念了他三個月。

她細細地從他說過的話語裡去發現去證實他們之間的關係的聯繫是可以這樣或那樣進行的嗎？她想著他說過的文字與音樂的觸動人心與畫面鮮明，想著自己跟他之間到底發生過什麼？唉……其實什麼都沒發生過，卻又是如此真實！

她感覺到「停頓」了，又陷入一種漆黑深不見底的停頓裡。是因為天氣吧？是因為身體狀況不好吧？她害怕那樣無法衝出黑暗的感覺，更害怕那樣明白清楚卻又無能為力的……淪陷。

想要再看一次「the hours」，猶豫，卻又自忖，何必陷入他人創作出來的情境而自憐自愛……覺得自以為是呢？她明白眼前應該投入的工作、計畫、課程……或許該跟著先生們的船一起出航過真實人生，或者是該……厭惡極了無法動彈地坐在椅子上敲打鍵盤敲打出不痛不養蒼白灰色的文字，輸入。只跟自己一個人產生關係的關係，她厭惡極了。

今天……昨天……以及醞釀出今天情緒之前的那幾天，到底是怎麼了？她心裡想，難不成七百多年前用中古波斯文寫在紙上，而今被印在「十月」（以及其他被印在一到九與十一、十二月）上霧P進口紙張上的詩歌：「人就像一所客棧，每個早晨都有新的客旅光臨。歡愉、沮喪、卑鄙，這些不速之客，隨時都有可能登門。」一一提示預顯了她的心靈狀態。這一年她得跟這本月曆與 rumi 產生關聯？

「這也全是自己想的！」她自言自語。

「所有外在事物的處理都是容易的，但是心裡真正渴望的，卻不知該如何面對與處理。」有一回他這麼跟她說。

「好比……手足四肢的愈是能行動自如，以及其他事物的愈是能處理得當，愈發顯得……對

立面的剩餘的部分無法處理。有如被捆綁的人，身上塗滿甜湯香油，眼睜睜地看著螞蟻爬滿全身，刺刺地啃蝕輕輕地吸吮，弄得全身細細地疼痛與難耐，但是沒辦法處理，完全沒有辦法處理。」他眉頭深鎖，臉頰蒼白，苦惱的眼神，真是無法處理。

一早醒來處理孩子上學的事……外在事物。孩子假裝頭痛，她順著情勢讓孩子再多睡一會兒，沒有責備，沒有焦慮，一切在掌握中。躺著躺著，孩子自己不好意思，「我有點漸漸不痛了……我還是現在去學校好了。」

於是她騎單車載孩子上學，孩子站在單車後面，兩人的心情皆好。

接著又騎單車繞了一大圈，運動，再想起要幫孩子買早餐，又自己去吃早餐，又開車出門辦事，上郵局取包裹，已經中午了，索性在超商吃中餐，回到家，又聯絡幾個重要的電話，處理一些相關事宜，這一切……外在事物，對她來說都是容易處理的，但是，真正悶在心裡，讓她一直掛念憂心的，讓她一直被啃蝕的，確是歷歷在目，真實存在，無法處理。

在出發的路上，在回程的路上，在經過這些日子以來的摸索道路上，她似乎慢慢捉摸出他在她心中所處的位置，以及他們之間的關係到底是存在在何種連結與可能上。

「你可能無法體會與想像我對這塊土地的情感……與願意付出的部分……」她對他說，「那到底是什麼？也很難說清楚……」他低下頭，不說話。

「那全不是眼前呈現的……眼見為憑？藍天？綠樹？安靜和善的人？空曠？清冷？海洋？老人？小孩？只有這些嗎？……」她還想繼續說，他接下口，「我知道！我明白！」

「……但也不盡然全部願意……我的意思是說，有些是無法連結的，有些摸不到說不清楚，但是心裡全明白捨不得放下的……」她欲言又止，「那到底是些什麼呀？」

他抬起頭，眼裡閃著光與期待，看著她。

「因這塊土地而來……」他未說盡，帶著疑問。

「完全因這塊土地而來……」她說，「而其他方面……似乎……竟然……沒有！」

「所謂的連結與有關係……嗯……」他，欲言又止，眼裡的光與期待，忽明忽暗忽強忽弱。

不接話，久久，她吁了一口氣，雙肩跟隨吁下的氣落下，雙眼瑟縮眯小，飄向很深的遠方，皺起眉頭。

無法回答，無法接話，只能看見。她看見遠方深林裡的一抹墨綠安靜地隨風搖擺……她看見兩邊，一邊是飄渺但卻真實的世界，一邊是存在但卻虛空的世界。她從諸位先生們的身上，看見自己，看見自己身心各處世界的兩端，同時存在，互相拉扯，無法處理。

還好，無須選擇。好險呀，她躲著偷笑。

還好，身體健康，精神尚未崩潰。好險呀，她覺得慶幸。

還好，還能平安放著，就這麼放著。好險呀，她算計權衡著。

因此才能，繼續生活。她安心了！

「那一到一底一是一什一麼一呀！？」她竟忍不住邊說邊好笑起來。

.

秋分時節，東北季風早早南下，是因為季節轉換？還是因為……起風了？動物遷徙的季節，她跟著開始心神不寧。

所有準備越冬進行遷徙的動物開始向南移動，鯨豚、蝴蝶、飛鳥、走獸，那人呢？好不容易經過幾百萬年的努力才求得定居生活的人們，還捨得移動遷徙嗎？

「為什麼還在這兒？」那種自覺該走還走不了的感覺，愈加重她的心神不寧。即使天未明亮四點便已起床，仍在原地踱步。天愈清亮，心愈焦急，她簡直憂愁到不知如何是好。

因為她是水嗎？當風吹來，劃過水面泛起漣漪進入水的中心——地球上無所不在的水呀，人體身上無所不在的水呀——不得安寧……那裡是答案嗎？

他們的對話常像在紙上畫同心圓，總會回到可怕的中心……自己的裡面，最後沒有答案。

「我知道你很沈重……」

「……走不出去的感覺很可怕！」

「自己也說很可怕，那又為什麼……」

無能為力！她痛恨無能為力，但也痛恨被逼著要去面對「無能為力」的可怕，愈發顯得「無能為力」是那麼真切。

「……我不講了。拜拜。」

「那我也不管了。」

她因著他的自私而感到厭惡，他的自私逼著她逃跑，每當談到事物的中心……癥結，她只好落荒而逃，鎮日心神不寧。

但是她知道生命的力量隨處顯露，但是他未必能有此體會，只是眼前、現下的她，無能為力。

他最後學著她說話的方式，「我不管了！」她又覺得可笑，生活得各自承擔，她的生活誰也管不了。

這是嘔吐出來的文字。

我深深覺得辜負如此美好的東北季風與美好的陽光，真是令人作嘔。

你可看見那一群穿白衣黑裙的少女，站在迴廊上曬在斜斜的陽光裡，一群乾乾淨淨的女生笑嘻嘻地站在突然出現的陽光裡，暫且曬掉肩上沈重的壓力，忘卻怎麼考也考不完的試，短暫但卻美好愉快的陽光，輕輕柔柔的陽光，映照著少女們蒼白的臉龐，如此年輕。

一年又過一年，一年又過一年，時光流逝。年輕的少女早已消逝。為什麼惶惑不安的感覺這麼深？

書寫，是一種救贖嗎？繼續書寫，持續在鍵盤上敲打，自己跟自己對話……

許多奇妙的事情會發生在我身上。

好比說那天我們分手之後，他送我去坐車，坐上車，我竟然……只因為有個女生的背包上縫貼了一枚「rock climbing」的徽章，因為那枚徽章我盯著人家看了好久，下車之後，只因為不知道路該怎麼走，便小跑步追上那名女生問路，同時問她，「你爬岩呀？」女生好心的帶我去坐轉接公車，只因為路上我們聊起攀岩與攀岩的人，我竟然從這名陌生女生口中知道一位久遠朋友的

訊息……多不可思議呀！

我把這段奇遇講給另外一位突然造訪的朋友聽，並說了自己與那位久遠朋友之間的奇妙情愫。

「他指著一杯水問我，」突然造訪的朋友睜大眼睛聽我說話，「你好比是這一杯水，而我……不管水是冰的還是燙的，只要你決定讓我喝，我就一口喝盡……」

「那你怎麼說？」

「我想說……一，我可不認為我是杯裡的水；二，你喝不喝自己決定就是了，為什麼要由我決定？三，我倒是說了這個，我說，你喝了杯裡的水可能會生病會拉肚子，怎麼辦？」

聽我說完，突然造訪的朋友哈哈大笑，我卻又想起好多話——最後畢竟是選擇不喝杯裡水的這位久遠朋友曾經說過的話——那些話對從不曾花點心思研究自己外表的任性女生來說，可是頭一回聽到別人說出眼中的自己，「喔！竟然是這樣子的呀！」那麼新鮮有趣。

「他怎麼說你呢？」

「他說我根本是個小男生，除了外表……也只有頭髮像女生，其實根本是個小男生。」

「你聽了生氣嗎？」

「不生氣，當時聽了只覺得……新鮮好奇，有點納悶，納悶自己為什麼根本就是個小男生，不懂。即使現在回想起來也一點不生氣，說得還……蠻恰當的。」

「你也覺得自己像男生？」

「……我沒覺得自己該像什麼或不該像什麼，但是除了他還有其他人也這麼說過，所以我才覺得，搞不好他們說得對。」

突然造訪的朋友幾乎笑彎了腰，我看朋友笑得這麼有趣，忍不住也跟著大笑。

奇妙的事物裡少不了困惑與有趣的本質，因此吸引人想要追根究底。

登山是件奇妙的事，有趣的是人與人之間的相處，困惑的是為什麼一次又一次的上山，所以吸引人想要追根究底，繼續一次又一次的上山。

然後在遙遠的山裡遇見奇妙的人，奇妙的人有趣的是令人眼花撩亂的生活經驗，困惑的是為什麼兩隻分不清眼珠眼白的眼睛填滿孤獨與寂寥，所以吸引人想要追根究底，繼續一次又一次離開出發走向遠方。

然後在陌生的遠方重新學習過奇妙的生活，奇妙的生活裡有趣的是非我族類的人類祖先們的共同生活，困惑的是為什麼生活裡的悲傷如此沈重，所以吸引人想要追根究底，繼續一次又一次陷入相同的悲傷裡。

然後在悲傷的偏遠國度裡遇見輕盈的美感，奇妙的美感裡有趣的是全新的身心體驗，困惑的是為什麼在這兒人生當口遇見他，所以吸引人想要追根究底，繼續一次又一次的體驗。

然後……奇妙的事物還在繼續進行中，還不知道會怎麼樣呢？

因此，她無法專心一致地只是煮飯。

她因為用刀切菜而想到同樣的一把刀……在海上，拿刀的方法跟在陸地上完全不一樣，在海上你得刀鋒朝下手握刀背，這樣的拿法。

因此，她無法看著、坐著、站著、走著想著一件事而不同時想到別的事兒。

她剛剛從港邊回來，看到引擎，看到引擎的過濾器，看到柴油，她想起在海上為了修理出狀況的引擎……人的表情，人走過船艙的姿態，人說的話，與她自己注視人事物的心情。

她想起走在床艙裡的老漁夫返身叫岸上的小漁夫上船欣賞引擎，老漁夫豎起大拇指讚許引擎的表情……只是一艘未完工的舢舨船架在港邊路地上呀……她看到年輕船主的父親一心一意要拼板完成有著美麗弧度的船弦甲板，父親用大刀用小刀用手鋸用電鋸再用皮尺再用木尺，前後走動，專心至極的表情，還有父親那雙不斷操作機械器具的手，咖啡色的大手……她想起父親的手，父親為她做的一張大書桌，她任性地要求父親要在一天內做完，她押著父親去買三夾板，監督父親從中午做到晚上，直至將那張大桌子做完……父親當時專注敏捷做書桌的神情與父親一心一意做船弦甲板的神情，一模一樣。

「你要這樣逼你父親嗎？累死你爸爸呀！」她甚至憶起細瘦的母親惡狠狠叨唸她的話，當哥哥姊妹們坐在飯桌前用晚餐，只有父親和她還蹲在大書桌腳邊抓四隻腳的高度。

憶起這些無關痛癢的事……最後是盤據心中的愧疚久久不散……

起風了！

我手裡拿菜刀，切馬鈴薯塊，切洋蔥片，拍打大蒜，切薑片，切紅蘿蔔丁，剖開青椒，切五花肉，切高麗菜絲，切新鮮香菇，等大火煮開熱水，放鹽，將所有的蔬菜果肉放進鍋內，唯獨綠色的青椒慢點放，再等鍋內沸騰，大火關小火慢慢熬，直到馬鈴薯塊變成泥，關小火別打開鍋蓋，微微降溫，才打開鍋蓋，開始吃。

這裡並不搖晃！

我清楚聽見這樣的聲音，「固執的不肯遺忘！你真敢！這就是你？承受的了嗎？」

起風了！

我翻開 rumi 的詩集，「請把這圖案繡在你的地毯上」：

當大海翻騰

不要讓我只聽到它的吼嘯

讓它濺入我的胸膛內

當你深刻體會了悲傷，悲傷也像空氣和水一樣成為身體需要的元素，你猜悲傷會帶來什麼？

悲傷帶來愧疚，悲傷帶來沈重的責任，悲傷帶來無法輕盈的歡笑與飛舞。怎麼可以輕盈地歡笑與飛舞？你這與製造悲傷同一夥的人。

一直以來她都是任性的，直到她遇上比她任性固執，而且夾帶巨大悲傷的先生們，她才收斂了。

先生們的出現與存在，帶著一種極強與極弱的矛盾氣勢……停下手邊的任何事情，放下你心裡想的任何事情，來到我們身邊，和我們一起，難道你看不見我們需要你嗎？於是先生們一回來，她立刻放下自己，像螞蟻那樣忙碌與慌張起來……走近他們的身邊。

.這樣的她是如何被生活點滴形塑出來的……無法細究，不復記憶，像千年滴水能穿石，石壁上的細長凹痕日積月累，一點一點形成。

直到他輕盈飛舞來到眼前，吹吐出點點滴滴的……難以形容的……觸動，她才又一次看見自己，並渴望看見輕盈自在的自己，歡笑與飛舞。

「……這就是我的初戀，蠻悲慘的。」突然造訪的朋友一該說是小朋友一帶著悲慘已過的笑容說現在的戀情。

「……我們會一起爬樹……」她聽著微笑起來，「我們住在一起……」她睜大眼睛，「……有時候會想……我愛他嗎？」她思索自己的狀況。

「……他一直有外遇，從小我就看到母親的不安，一直到現在，媽媽六十幾歲了，還是一樣急急惶惶地騎車出門尋找父親……我愛他們，但也真痛恨他們。」她看不出小朋友臉上的痛恨，小朋友邊說話邊安心在紙上畫圖寫字。

「前段時間恐慌喪失的力量，這幾天好像又慢慢重新拾回來了……偶爾要淨空自己。」小朋友說。

如此不安與困惑的存在，彷彿才能確定自己還活著。怎麼捨得淨空自己？

她真心誠意地問自己為什麼困惑不安？為什麼心神不寧？水面掀起的漣漪是樂趣還是苦澀？

因為天氣，因為季節，因為秋天的風，因為遷徙與躲藏，因為陽光燦爛，因為轉換的調適，很多人病了。老人家住院，她病了，先生們也病了。

坐在車裡，路上交錯而過車裡的人們也魂不守舍，打哈欠的鼻孔嘴巴張得老大，精神恍惚地扭動身體搖頭擺手。

哪是心神不寧？是病毒入侵，身體不舒服了。

從嗜睡開始，病毒每天一點一點地癱瘓身體。

這一天她決定不再掙扎，立刻躺回床上，讓辛苦作戰的意志力今天放假。昏昏沉沉地一直睡到中午，才開車出門到街上辦事去。

街上有一堆可以聊天引領她過正常生活的人。

「這樣的髮型很好看……」她一眼看見事務所大姊的髮型改變了。

「下次帶你去整理，那家的師傅很會剪，我兩個女兒的頭髮也交給他處理……我那個小女兒很有個性，燙了一個頭上綁很多辮子的髮型，整個頭髮捲捲的，教官叫去問話，我那小女兒脾氣像我，反問教官，讀書又不是用頭髮讀……她唸德文，也是奇怪的理由選擇德文系……」

大姊一個人從城市回到鄉下家裡，帶著孝心愛心企圖心野心選在街上亮眼的位置開了一間事務所，一方面照顧年事已高的寡母和終年搖晃身體分不清白晝與黑夜的弟弟，一方面企圖……慢慢滲透以進行顛覆……或是教育鄉下長久以來的民智未開。

大姊的姊妹們既能幹又傑出，大姊的兄弟們不是斷手斷臂就是喪失心智。

「我的父親很期待有人可以承傳他的志業，但是弟弟們沒一個能用……」

很久以前，她即聽先生們說過大姊父親的故事，她該要叫叔公的人。

「他身穿黑色軍服大外套，長手臂往眼前海洋弧線劃開，要這裡的人好好守住美麗的海岸線，因為她會供養我們。」但是沒有人把這話當典訓記起來或是當回事的孜孜在唸，也或許是那年代裡各式各樣的話語多得數不清……聽也聽不懂，哪又有辦法特別去記得這一句話呢？即使這一句話是經典的，值得推敲琢磨的，但是時代巨輪滾得飛快，大家沒頭暈目眩地當場昏倒在地已屬難能可貴，其它的還又能怎麼辦呢？

是不是因這緣由，大姊決定出來搞搞政治。這決定確實是令人捏把冷汗，因為鄉下長久以來，民智未開呀！

「……誰不灑錢呀？可能就我不灑……這麼多年了，為什麼選不出一個自己的大家長，有人說我太清高太不隨和……」因此選不上。

選不上的理由還不只這些，人際關係、派系勢力、恩怨糾葛、金錢權力、人心人性，這每一項目裡的遊戲規則都不是愛穿球鞋牛仔褲愛運動旅遊……最近剛換雪白進口轎車往返城市與鄉下的大姊所能瞭解的。

「那個媽媽真是演說能力極好，而且還真敢說，任何一點攀親帶故的可能都被點到，任何一點反駁不從的可能都被隱藏起來，心思單純也分不清現代是非的老人家被說服的平平貼貼……再加上我媽早年因為先生的關係鋒芒太露也得罪不少人，難怪會……」選不上。

大姊沒因此離棄鄉下，事務所照開錢照賺，雪白進口轎車照樣從星期一到星期五往返城市與鄉下之間，我們有空到街上照樣到事務所坐坐談地方未來，四年之後大姊照樣捲土重來。

「這罐伯朗給你喝吧，你們習慣喝咖啡的人。」大姊今天興致頗好，聊完最近的身心狀況，又扯開話題聊……刺激女性自我成長的先生們。

「他喜歡跳交際舞，我去看過幾回，搞不懂有趣在哪裡，我喜歡運動，跑步、游泳……慢慢的，他也管不了我，我的工作也一直拓展……各走各的了。」

她沒問「你們離婚了嗎？」這樣的情勢離或不離似乎也沒什麼差別，但不問的主要原因在於她急於從事務所裡逃出來，她知道自己要開始鬧頭疼了，是那罐伯朗與病毒跳交際舞惹得禍，頭的右邊邀請左邊跳交際舞……金光閃閃的亮片從左眼上方出現一路跳過亮過左眉到眉心到右眉到右眼上方，緩慢移動……這是她頭疼前的徵兆，從少女時期開始的惡夢。

逃難似地逃離事務所，眼前晃著金光閃閃的亮片，她覺得想嘔吐，喜歡跳交際舞的先生們在哪裡？

先生們的交際應酬在隔壁麵店裡正如火如荼展開，一桌子的先生們喝酒、唱卡拉 OK，滿臉通紅呢！

她在先生們面前金光閃閃地亮了亮，先生們意會地起身移駕……不是各自回家而是移駕至對面的機車行，繼續坐下。她幾乎睜不開眼睛了，但是先生們喊她過來坐下。帶著快跳完交際舞的金光閃閃亮片——它們已經跳到右眼上方的最邊邊——她走過去與先生們一起坐下。跳完交際舞，頭痛就正式開始。

「大概六分酒意，我猜。」A 先生說。

「不對，再猜……」T 先生的魚尾紋一條一條魚似地笑瞇瞇。

「九分。」C 先生的女朋友，從台北一路浪漫追逐下來的都市小姐，企圖融入氣氛的跟著瞎猜瞎攪和。

「不對不對……」T 先生的魚尾紋笑得更深更迷人，得意得不得了。

一位先生的寶貝太太每當先生喝到進入仙的境地，寶貝太太便當著先生的面像裁判倒數將要倒地的拳擊手那樣地喊著數目字，九分，八分，六分……先生們講著寶貝太太的趣事，玩興極高。她卻聽得有些悽然，也或許是頭疼開始，想嘔吐。

不知先生們到底是九分還是十分，一個一個都已成仙似地說仙語。

「七分……我這是七分酒意……」T 先生如角頭大哥般隆重公佈答案。

S 先生要 T 先生如先知占卜般為每位在場的人說些仙話。T 先生飄飄欲仙。正中午的大太陽，她嘔吐不出來，頭疼愈烈。

「你要將機車行裡的每一個零件的用途作紀錄，替換的，出什麼樣狀況的，今天來的人的問題，心情，跟你聊得有趣的事，一一記錄，你就是要用這樣的心情來看待你自己的機車行，不要在黑夜裡走來走去，不要留戀在數字裡。」先知不看人看著地面，手裡拿著自地上撿起的小竹棍在地上畫線繞圈。這是說給 A 先生的。

「……他因為都穿著潛水衣潛水，海水並沒有碰觸到他的皮膚，因此他說不清楚他心裡真正的感受。他感受得到，真的，但是無法表達，就是這麼單純，這麼無奈，怎麼辦呢？如果是在傳統的世界裡，他們絕對勝過任何人，真的，但是他們就是這麼單純，這麼善良，怎麼辦呢？」T 先生帶著他認為的七分酒意繼續說仙語。這是說給 C 先生的。

「要畫出生命力，因為你們的老師在一個容易的環境，而我們真的比較困難，我們沒這麼幸運，是生長在一個辛苦的環境，我們要出來要比別人付出更多的代價……轉換是非常重要的。」這是說給辛苦奔波往返慾望邊界與起點的都市小姐聽的。

她邊聽邊雙眼無力地輪流掃過眼前所有的人，頭痛愈烈，每樣東西分著差，焦聚無法集中，像是畢卡索畫的幾何圖形的人物那樣，這兒一團兒那兒又一塊兒地閃爍發光光點聚集，一陣噁心，她希望能躺回床上。

S 先生要 T 先生說些話給她。

「很堅持，常常一針見血，但是堅持要有一點色彩，不要一直堅持，你才會知道不堅持的堅持是更甚於你的堅持。」好啊！眾先生們像聽相聲聽說書似地大聲鼓譟，擊掌叫好。她也覺得 T 先生說得甚是……好啊！

先生們欲罷不能的還想要繼續說繼續聽……繼續玩耍，她站起來提醒兩次。還是要回來面對現實人生，也因著頭要燒起來的現實，今天是星期三，孩子們下午不上校內課，要上校外課，快一點半了，她看見街上學校孩童排著可愛的小路隊。她又提醒一次，該走了。

先生們對她時時刻刻催逼現實來到的態度，顯露出氣憤。你這個事事求是的掃興女人，你懂浪漫嗎？你懂在一起的意義嗎？你懂相親相愛的意思嗎？你懂苦難嗎？你什麼都不懂！

這樣好或不好？時時刻刻面對現實，追趕現實裡的效率？

還是她又掉入了自我爭辯的陷阱裡？因為這事兒沒這麼複雜，這跟現實無關，跟做事的態度有關，跟答應該做到的事……責任有關。

這就是現實人生，要為自己負責，要為孩子負責，要為家負責，要為答應承諾的事負責，這就是接受現實。

但這是眼前是現在，我們可以這樣計算衡量研究討論，那過去的怎麼辦？

誰該為曾經答應也承諾過但是做不到的事負責任？誰該為曾經相信也認真拼鬥過但事實是欺騙侵佔與侮辱的事負責任？

所有活著的人都被迫要接受不同情境不同程度上的現實，苦難在每個人的身上，因此也不值得提，也無需提。但若個別的苦難集成集體的苦難，苦難裡除了苦難本身之外，似乎還躲藏著其他微妙的東西，譬如：一種仇恨的美感，一種逃避的美感，一種懦弱的美感，一種沈溺在苦難裡任其自生自滅的浪漫美感。

所以，聚在一起吧，沉溺在裡面吧，這樣才能互相傾吐彼此療癒，在仙的境界裡，沒有困頓，沒有苦難，沒有傷痛，沒有任何心酸難過，相信我們誰也不會離棄誰，感覺我們永遠在一起。

終於回到家躺在床上，噁心的感覺換成解便的慾望。坐在馬桶上，尿尿解便，她的苦難才逐漸消退。

為什麼忘了要 T 先生檢視診斷一下自己，說些話給自己呢？他唯獨忘了說些話給自己，T 先生並不是那種可以不需要診斷自己的人，他常常需要，只是不知道他知不知道。

她仍坐在馬桶上，想著堅持與不堅持，想著平衡飛翔的小鳥。

「……若是想……像小鳥一樣平衡飛翔，你必須放掉……切斷過去的一切，才能擁有新的力量……向天空展翅飛翔……」

她甚至記得牧師說這些話時的表情與動作：雙眼緊閉，眉頭深鎖，搖頭輕晃，身體似乎真的受到強大能量感召的微微顫抖，抬高的雙手十指伸向空中，那彷彿是接收天國訊息的避雷針。

.....

一整個上午，沮喪憂鬱侵入全身似是打了麻醉或是吃了鎮定劑那樣的讓她只想要沈沈地睡去……

直到先生打電話來。

「哈哈——」電話的那頭很吵雜，先生笑了好幾聲，沒說話。她有些不耐煩，直接問，「上了嗎？」

「哈哈——哈，八十二分……」然後呢？是上沒上？

「沒上！」先生接著為自己的沒上說了一大堆的理由：考試的人太多……才錯七題……太早起床……

「老實說你到底全部看完沒？」她直接問重點。

「是……看完了，而且看了兩遍……」先生的舌頭像鱸鰻在深水岩洞口縮進縮出的有些滑溜有些猶豫。但是她知道「看完」與「兩遍」可能是假的。她鼓勵他再考呀，「電腦裡應該有模擬題……」

「好吧……好了啦，就這樣。」先生不想聽訓話，急急忙忙要掛上電話，然後找樂趣去。

從頭到尾，先生就沒當考試是回事吧？她知道的，因為「考試」這玩意兒對先生來說太陌生太遙遠了。先生不像她，從小考到大，各式各樣的卷子、題目、劃答案卡的方式、考試的地點、考試的方式、應付考試的技巧……即使是臨時抱佛腳吧，她相信她也比先生知道該如何抱佛腳然後讓考試順利通過。但是先生連佛腳該怎麼抱都不知道吧？抱得不够好……是運氣背透了，臨時抱到的佛腳不够多到讓先生考試過關，所以又一次考不上。

考不上過不了關對生活來說倒也並不真有什麼影響，反正繞遠路抄小徑，條條道路通羅馬，這好些年以來，不也相安無事，沒發生什麼要人命的大事，但也因為這樣，從此以後有關考試讀書與在路上看見大人之類的事，竟像個揮之不去的厄運……像個長在皮膚上的疙瘩，以為用指甲刮掉了，隔些時日竟又長回來，去除不掉。

因為去除不掉，她漸漸對生活裡許多揮之不去的疙瘩也不以為意了……或者該說是自行研發調整出一套能說服自己接受的方式，但其實也僅止於表層的不以為意與接受罷了，再往下一層，疙瘩累積成溫床像個繁殖場，一旦超過飽和溢出平衡，毒蛇猛獸細菌病毒傾巢而出，沮喪憂鬱因頓揭竿而起……根源還是來自去除不掉揮之不去的疙瘩！根源……

根源是個鄰居孩子的名字，是個眼眶下圍了一圈黑的陰鬱孩子的名字。因為父親滿頭白髮蒼老到老是被人誤以為是阿公，因為母親老是發顛癡傻的站在馬路邊凝視……稻田？還是海洋？於是孩子眼睛下的黑眼圈安靜地透露出永遠睡不飽的陰鬱……或許是身體不舒服吧？她第一次見那孩子的時候心裡這麼猜測，之後又見了那孩子許多回，孩子啃著手指不多說話，她還歡迎孩子來家中玩，才知道那黑眼圈也是生活裡的疙瘩，去除不掉。

孩子的老父親與瘋母親……「竟然還生得出孩子！」那在觀光景點上用古老神秘的治百病之洞穴泉水泡養身茶煮特調咖啡的全素生意人這麼說。生意人手上戴石環脖子上掛石鍊，穿著打扮像個修行人，但確定是個饒舌多嘴的修行人。當時她和先生們坐在臨海的木椅上，各懷各的心事喝咖啡看大海，大家很有默契的讓這個話題停在修行人的譏笑裡，沒人要繼續饒舌多嘴或是發展延

伸這個沒良心的話題……當然她與先生們是無法成為修行人的，因為吃多了鮮魚鮮蝦，因為這才明白示意自己是個在地人嘛。

這會兒，她忽然明白了孩子被取名為根源的原因：尋根思源，是要孩子將來必尋父親的根思父親的源，將來要回對岸去……如果有機會的話。因此即使孩子有機會替毫無工作能力的父母親每年在學雜費上省下幾個錢或是爭取幾個獎學金或是如其他孩子一樣不用繳平安保險費，但是因為父親的堅持，孩子是學校裡唯一一個和其他孩子擁有不同血緣的……但事實呢？事實是如果父親不那麼堅持，如果讓這孩子循著母親的根與源，他將和學校裡許多擁有太陽血緣的孩子互稱表哥姊或表弟妹。

還好，她並不堅持，因為她一向在大處看重生活裡的實際層面，偶爾才在小處裡耍性子講究精神層面的真相與事實……孩子是大家的，身上留著屬於不同土地的血緣，即使曾經衝突……那也要試著原諒與遺忘，沒什麼關係沒什麼重要呀！

因此根源這孩子老是跳不好如海洋般的舞蹈，因為這孩子像他媽與她的孩子像他爸的某些掌控柔軟基因的部分，總是少了那麼一點點；因為那兒屬於土地的總比這兒屬於海洋的根與源強悍霸道許多，而這強悍霸道的根源也是世世代代的疙瘩使然吧？她這麼想。

對每個將來必要尋根思源的孩子來說，屬於母親的源似是容易被忽略的——即使這兒屬於海洋的祖先們從未忽略過女性這部分的重要性，甚且還特別強調，連孩子的名也要冠上母親的名才像話——但新時代來臨了，新時代如鋼鐵般堅硬，總是勇猛且無論如何總是正確地挑戰著舊時代，而舊時代自古以來也從未反撲成功過，即使大家嘴裡都懷念著什麼男人呀進入女人家裡肩挑重擔之類的话，年輕的一代，卻沒有一個男人是進入女人家裡的一事實是，有一個，但結果與真相是，下場極慘。

她完全明白了，神話破解了，不管是男人進入女人家裡或是女人進入男人家裡，疙瘩都會產生——像孩子的黑眼圈，像考試讀書之於先生們，像生活裡許多揮之不去的疙瘩之於她——皆是去除不掉。

再說，根源這孩子的父親，從來也不覺得自己是屬於這裡的……這又是另外的疙瘩了。

「那我呢？」她抿嘴低眸……開始想……

裡面的冰涼和外面的酷熱形成強烈的對比……一九四三年，詩人在四十歲的人生當口用西班牙文寫下：「我必須做出決定」，選擇外面或是選擇裡面——站在卡迪拉克們一邊（泛指帝國主義者）或是站在那些沒受過教育和沒有穿鞋子的人們一邊。詩人最後選擇了裡面，因此遭受迫害，也因此帶來光榮。

……當然，對眼前的她來說，對選擇是站在冰涼的超市裡面還是酷熱的外面等待他們與她們這件事，她很快就做了選擇：站在外面走廊下吹風——即使是熱風也好——等待大家。

「我可不是蔬菜果肉得保鮮儲藏……冷氣這麼強，嚇死人了！」她這麼想……連帶又想了還在裡面購物的老爸爸與瘋媽媽待會兒是坐公車回家嗎？以及他們在裡面的對話……

她前腳才要踏進去裡面（跟蔬菜果肉一樣被保鮮），老爸爸的後腳才剛踏到外面。

「伯伯也買菜呀！」她和老爸爸打招呼。老爸爸手上沒提菜，倒是抬了一箱甜飲料，笑笑往外走。她笑笑往裡走。

「好強的冷氣！」禁不住縮縮肩，摩擦手臂，她心裡盤算著該買的東西。

少婦呢？身邊盡是些阿公阿嬤，除了她們幾個……怎麼回事？她開始在貨架上精挑日期細選價錢，口中唸唸有詞，「小黃瓜……買綠葉子的菜……大蒜要不要……」

「不要買這個，唉呀，要買好吃的……」老爸爸叨唸的聲音帶著尖酸的火花不知何時又從外面進到裡面從保鮮儲藏的冰冷狀態衝出來響在每個人的耳邊。這會兒她相信，每一個一人，每個人都豎起耳朵想要聽清楚後續發展。

「唉呀，你買這個幹什麼呢？……這個放回去，不要拿這個，唉呀，要買好吃的嘛！」老爸爸重複著這幾個語帶抱怨與嫌棄的詞跟在瘋媽媽旁邊一跟她站在同一排的貨架前。她轉頭看看瘋媽媽——這個令她驚訝不已地出現在她家門前且老練叨煙的女人……偶爾穿著短裙如十七、六歲少女般遊蕩在虛幻與真實之間的女人……也曾經在下雨天和她不約而同的撐傘(她還撇見女人的嘴角揚著少女般的羞澀微笑)也算是聊著天的走下斜坡去接孩子回家的孤獨寂寞的女人……戴著現下可流行的不得了的黑粗框架眼鏡，清清楚楚的，甚且比任何人都要清楚的挽著菜籃，左手裡捏著一張千元鈔票，右手從貨價上取下一盒葡萄……「不要買這個……你要把錢全花完嗎？這個放回去……」一盒香菇……「不要買這個……買好吃的……」一盒小排骨……

忍住想要走過去糾正老爸爸的衝動，她看到工作人員鄙視老爸爸的眼神，她聽到瘋媽媽細小微弱的聲音，「這一點東西不到一千塊！」同時繼續清清楚楚地挑有營養的食物。老爸爸隨後不再出聲叨唸了。

她也早該捨去「瘋」字留下「媽媽」。媽媽其實明白所有一切的一切的事情，只是忍著不爭辯。媽媽偶爾想要單獨完整地擁有自己，偶爾想要凝視遠方出神無視他人的在意，偶爾想要穿花裙戴花帽或叨根煙來她家門前坐坐，媽媽從不用他人注視她的同樣眼神去注視他人。

「下回媽媽若出現在家門前，我會這麼說：歡迎媽媽來！」她心裡想。

不是沒想要跳過疙瘩去拾回某些已經消失的東西……但消失的不是「東西」，恐難拾回，也總有意想不到的疙瘩又在同一處著床發生，阻礙拖延著拾回的可能。有時日子難熬的讓人想永遠逃避不如得憂鬱症吧，或像鴉片煙客躺在低矮的木板台子上半睜半閉的進入夢鄉，沈浸在海底，找到休息的安身之所……一刻鐘也好，緩和不幸，消除悲傷……唉呀呀，好可怕的自憐自愛與自甘墮落呀！卻也忍不住覺得好笑，像發現寶藏似的，像發現黑盒子似的，好奇又蠢蠢欲動，這是自己呀是自己嗎？

要說明為什麼掉下眼淚嗎？這是她今天早上第二次掉下眼淚了，在電話進來之前，在十二點五分之後，憂鬱沮喪仍如團火似地燒著她。

她……很有意志力地抵抗憂鬱沮喪並重新坐回桌前，心裡感謝先生的這通電話，很有意志力的敲起鍵盤，但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也能很有意志力的不再在人海中尋覓企盼他。

忍不住哭了……真是個小女孩呀！這是個沒人搭理的老四小女孩，只能一個人若有所思地坐在陽台上，靠著冰冷的牆，凝視遠方與遠方屋頂上的十字架，不期待什麼人會出現，因為媽媽老是忙著，她總是一個人靜靜地坐在哪兒直到好像夠了，好像明白了整個天地與遠方是自己可以擁有的，才又回神驚醒地去做些其他的什麼事，譬如，走進草叢裡，直到自己願意出來。

該學著接受這些年因為無數疙瘩累積而不知不覺萎縮隱藏與遺失丟棄的自由，並習慣自由的

重新來臨與再現……以及可能帶來的……後果……

想到這兒，臉上還掛著淚，忍不住，她還真是讚嘆道，「經過憂鬱沮喪之火試煉的果實是否真如糖炒栗子般鬆甜可口。」

何等的等待與煎熬呀！

.....

蟬鳴，持續在鄰近相似音階的強烈頻率裡震盪，像是要從皮膚表層震盪進入肌肉骨髓那樣，在秋天季節的尾巴，尖銳悽慄地鳴唱。簡直是魔音傳腦，震盪之威力如此強大，餘波蕩過了八月九月……餘波仍然蕩漾。

記憶也像餘波盪漾般在腦海裡畫出一圈一圈往外擴散的圓弧，整理桌面連帶整理記憶往外畫出的圓弧，看見一張書籤背面寫上兩行字插在某個圓弧上，她撿起書籤……擴散的圓弧愈往外擴散帶出更多的圓弧……

假期裡出現了許多人與許多人帶來的許多事——都是些奇妙有趣的事，都是些觸及神秘感與好奇心的事，讓她忍不住跟上前去一探究竟的事。

這些人因著某些說也說不清猜也猜不透的奇妙連結而聚在一起，而且是在夜晚，當然也不是很晚，總共三女三男，前後聚在一起總有三小時之久，然後一起做些奇怪的事。

對帶領大家做這些奇怪事的女老師來說當然是不奇怪的；對一位見識過更時尚更奇怪事的年輕小姐來說當然也是不奇怪的；但是對他們（三男）與她（一女）來說可是奇怪到令她有時在做的當下忍不住要笑出聲來，但這笑不是取笑不是開玩笑，而是打從心裡覺得新鮮有趣極了，想要明白這到底是如何又如何呀！那為什麼不能笑呢？

但女老師說，「不能笑，要專心看著對方，想著自己，想著與你相望的這個人的心裡，然後開始跟他或她在心裡對話。」

然後開始了……但強光刺眼的日光燈要先關上，一定要在微弱陰柔的燈光下進行，然後三對男女在無桌椅干擾的自然空間裡面對面等距排開站立，然後好長的靜默散置在這三對男女中間，慢慢的，感覺到自己的呼吸……還有躲藏在這三對男女中間的嫉妒慾望尷尬和不耐煩。

女老師輕柔的說話聲音，引導大家在茫茫大海裡跟隨燈塔唯一發送出來的一明兩暗一明的燈光前進，不至消失不見於大海的靜默裡。

「好——開始跟對面的人說話，眼睛要一直注視對方……在心裡說話……」女老師說。

她一向就是聽老師話的不好也不壞的學生。老師說吃飯要細嚼慢嚥，所以她会將每一口飯菜細嚼二十下才慢嚥下去；老師說女生坐下雙腿膝蓋要併攏，所以她不僅注意自己的膝蓋也注意別人的膝蓋是否併攏了，若有女生坐下膝蓋沒併攏，她會在心裡嘀咕著為什麼……直到她長大了，老是穿著長褲風似地跑來跑去，還蹺腿呢像男人那樣的蹺腿……但骨子裡她還是聽老師話的老實學生。

K 先生——與她面對面站著——是為了「有小姐」這個理由才來的。別人也許覺得這個理由很色，但是她卻覺得這理由不閃躲不隱蔽不教條不標籤不戒律，簡直正確的不得了。老愛互相比較誰比誰行同時不忘攻擊取笑別人缺點的先生們其實很愛拿 K 先生當墊背的，也就是說先生們總是可以很放心地互相取笑批評彼此，因為知道無論如何總有 K 先生是比他們還差勁的，而 K 先生似乎注定了要在這樣的環境裡扮演這樣的角色，於是，他老是會出些意外狀況的讓大家有事件有理由可以名正言順地看扁他或是讓先生們拿他當墊背的。

「不要害羞，耶——眼睛別閃躲，繼續看著我的眼睛，你聽到我在跟你說話嗎？」她乖乖地聽了女老師的話進入外星人和人類手指尖端碰觸產生對應的通道裡，和對面這個長相確實有些 E.T. 的 K 先生開始眼睛交流，心靈對話。

K 先生真是害羞，像這裡的先生們那樣害羞不好意思面對她的眼睛，但是 K 先生聽到她說的話了，他慢慢收起想要笑出來的念頭，眼睛輕微閃動帶著感動的傷痕，不好意思的，走進平靜的通道裡，願意和她真誠地對望。

「慢慢走向對方，伸出右手臂與食指……慢慢往前走，直到碰觸對方的手指尖，輕輕地碰到，注視對方的眼睛……」女老師緩慢地帶著停頓地說話。

K 先生和她慢慢地往前移動直至彼此的手指尖碰觸相遇。這是她第一次這麼近距離和這裡的先生們接觸，也是第一次感覺到對方的態度這麼平等平常。「希望這樣的感覺延續到每一次的碰面。」她心裡這麼想。但不知他心裡怎麼想。

「好——停！」也不知是過了多久，女老師大大地鬆了口氣宣布。大家接著發出嗯啊哈的聲音，表示愉快地接受結束的終於到來。但是有人哭了。

「沒辦法，眼淚就是一直掉下來……」T 先生說，「忍不住想到小時候的很多事情，生活很辛苦，家裡很窮，窮到無法繼續唸書。少年階段出去工作，在都市討生活的點點滴滴……唉，想到很難過……」於是，在女老師充滿愛意的注視下進行療癒，彷彿被媽媽擁進懷抱裡溫柔地呵護著……嘿嘿，這樣的感覺對許多大男人來說都是非常需要的吧。「但是呀，有些媽媽們的身體是被撕裂的，恐怕無能為力耶！」她心裡這麼想。

女老師要大家做的奇怪事兒還沒結束，但是年輕小姐顯得有些意興闌珊，而他們和她帶著願意繼續往下挖掘的有趣興致，等著女老師的解釋。

「延續前面的內容，下面要進行的肢體分享是大家一起的……」女老師說。

怎麼一起呢？

「一男一女交錯排列，伸出手臂搭在你左右兩邊的人肩上，大家圍成一個圓，順時鐘方向移動。當我說『開始』的時候，每個人先深呼吸一口氣然後緩慢將氣放出來的同時發出『嗚』的聲音，一直『嗚——』直到沒氣了！」

她站在 L 先生與 K 先生中間一刻意避開其他人認為她該去站的位置一大方伸出左右手臂搭在他們的肩上。L 先生也是害羞，她也有些尷尬，K 先生也有點不自在，但是她可管不了這麼許多，伸出手臂便搭上旁邊人的肩……大家都這麼搭好了，嘻嘻地竊笑躲在手臂圍成的圓圈裡，圓圈開始移動，竊笑聲停止，女老師要大家將心思專注在自己呼吸上。

「準備了……」女老師說，「閉上眼睛……」她閉上眼睛專注在自己的呼吸裡。

「開始……」她深深地吸一口氣，憋住，再讓「嗚」的聲音跟氣息一起緩慢流出來。她聽見其他人的聲音，一起「嗚」的聲音，然後有人的聲音停了，氣斷了；接著再一個人的聲音停了，氣也斷了，然後……她聽見自己的聲音在圓圈裡獨享空間，好一會兒，聲音也停了，氣沒了。

「我的氣好長呀！」她驚訝地發現，慢慢地睜開眼睛……還發現圍成圈的每一個人的眼睛好亮。

「繼續走……移動，眼睛閉上，慢慢地放掉自己的重量，相信旁邊的人會支撐你……放輕鬆，移動，讓旁邊的人撐起你的重量……覺得看見什麼……」女老師說。

她很聽話的也很相信旁邊的人——因為她知道自己的體重，旁邊的人一定撐得住——便很大膽地不出力地由旁邊的人支撐著移動著……移動著……移動著……眼前出現無邊的綠草原，她閉上眼睛，但卻清楚看見一根一根隨風搖曳的鮮綠小草，草原隨風搖擺如海浪，風吹過綠草原移動著……如風吹過的草原如海浪，風，吹在她的身上……

「好——停！」老師突然喊停。她睜開眼睛，還沒從草原的風裡走出來，帶著微笑，看見眼前的每一個人。

「說說看，看見什麼？」女老師說。但是沒人說話，有點尷尬。於是她說了。

「看見草原上的小草，整片整片的無邊綠色草原，和風，吹過草原……草兒彎低了頭……」以及深深的安穩和幸福……她說。

「你剛睜開眼睛的時候，表情好柔和好……美，可是現在又不一樣了，」年輕小姐說，「又……很嚴肅。」

「真的嗎？」她好奇地問，同時感覺狀況有些不對……哪裡不對？女老師不對勁兒，「誰刺激……打擊了女老師？」她試圖拭乾淨沾在鏡面上的水氣看清楚原因，「是妒意，是因為……但是為什麼？」

心思混亂的女老師心不在焉地繼續帶領大家做心得分享。因為妒意相伴愛意而生，因為真相相伴時間顯露……因為心被妒意與顯露的事實與真相佔滿？所以受刺激、被打擊了？

大家圍桌而坐，女老師有些話接不上話地說著自己的心情，牆上的老人佝僂著背也專心聽大家的分享。她決定安靜不說話了，隱隱覺得「心思混亂與心不在焉」的緣由是自己，一股不明所以的愧疚感與……超越群倫的優越感自心中升起。她斜低著頭，因為明白女老師的細微窘迫而覺得該隱藏自己，心裡想，生命……

生命不該消耗在心情的漩渦中。酷熱煎熬著愛意妒意與其他各式各樣的心情而發光發火，一整個季節的煎熬不夠久，餘波蕩漾至寒露霜降，蟬聲悽慄，夠不夠久？

也許等天氣轉涼些，太陽照射角度偏一些，夜晚星空大輪盤整個旋轉調度……等獵戶出現天蠍消失……這樣夠不夠久呢？

她甚至隱隱希望事情發生，好讓她有藉口……自由自在嗎？

「有人愛你嗎？」她問過他，「我可以放你一條生路？」或是……請你放我一條生路？她心裡這麼想。

他被撕裂，她也被撕裂……她甚至卑微地覺得自己應該被撕裂……撕裂？好嚴重的字呀！才得以平復……苦難！

「哈哈，你以為你是誰呀？真好笑！」她停止繼續往下無限的想像，自憐自愛與自傲自大的無限想像……但是療傷止痛，確實需要。

如果她選擇了他，那又會是什麼樣的光景呢？她並不覺得好，也就是說也絕對好不到哪裡去。

好比說她今天想要跟阿伯買一隻土雞，先生們就認為要殺雞要拔毛很麻煩。當她跟阿伯說定後，先生們臉露極其厭煩的表情，「自己殺很麻煩耶！」她只好趕緊說，「不麻煩不麻煩，幫我殺好，我自己來拔毛，絕不麻煩。」然後，她想到同樣的事若發生在她跟他之間，他又會如何反應呢？也許乾脆到超市買一隻餵養許多抗生素的飼料雞……或者是其他的反應呢？想到這兒，又讓她心中卸下點什麼，因為也是不可期許的，因為她慢慢甦醒的生命，不容許有一點委屈。

然而……中午的時候，先生們忽然問，正吃著飯呢，「雞什麼時候會來？」她回說是明天早上，「記得要煮很多熱水……」腦海裡浮現一鍋一鍋的熱水，雞頸子一道血紅，全身光禿禿的雞，她抓住雞腿剝——剝剝剝剝剝雞，鮮血……感覺，她想像燉煮雞湯時候的自己，滿面油光。

「溫熱的鮮血！」她想像著。

「還在舊的地方的時候……」他們稱那不適合人居住的地方為「種檳榔的地方」，那裡是水的家是水的路，不適合人居住，但那是第一個「人的家」……

她坐在這兒，面對電腦螢幕上許多的字，因為不知道該如何繼續下面的文字而抬頭看向窗外，窗外有天空有遠山有森林有眼前隨風搖晃的芒草和鬼針草……

她……還在舊的地方……她的思緒停在這裡打結了。她想輕易跳過「舊的地方」繼續往前，但那「舊的地方」掀起許多回憶讓她停在這裡……許許多多的回憶讓她停在這裡以繼續書寫。她記起某本書裡的一句話，「念頭本身無罪，行為才有對錯之分」，「記憶本身無罪，那我選擇書寫可有對錯之分？」

彷彿一切是為了書寫……記憶的存在，生活的本身。但書寫可沒這麼偉大……但書寫可也真偉大！書寫帶出記憶以及隱藏在記憶裡的事實與真相。書寫可以更改，事實可能改變，真相卻永永遠遠無法改變，即使掙扎、努力、奮鬥，寫字寫字寫字……無止境地寫字，真相堅若磐石，冷酷且無情。

所以妥協吧！

所以……還在舊的地方的時候，先生們努力實踐祖先賦予的名字裡所帶有的拓荒意義，不斷往外拓展，同時往內整理，每半年就要整理一次，將所有東西從這裡移到那裡，再從那裡移到別處。每半年變動一次，她的胃就要絞痛一次。一直到最後所有的東西全搬到這兒來了，每半年一次的整理才停止。

也許是往內整理的動作不再需要了，先生們往外拓展……

所以……這樣的一個清晨……又是怎樣的一個清晨？不算是清晨了……

上午十點四十七分，霧氣渺渺自眼前稜線與稜線的中間，鬼魅似的向上漫開，往西移遊飄散。此刻……之前的兩分鐘，她與海邊的卡夫卡打招呼；之前的半小時與慢飛天使相遇；之前的四十分鐘與山中的塞尚還有林布蘭還有畢卡索點頭微笑；之前的一小時與 T 先生對話；之前的……二十六小時還置身在如同當下霧氣渺渺的山林裡；之前的三十小時她和孩子走在離山頂還剩五百公尺的箭竹狹路小徑上……

「我走不動了……」孩子的兩頰與鼻頭凍的紅咚咚的，兩道水色小鼻涕不聽使喚地掛在鼻孔下。

「這最後五百公尺是不是騙人的呀？」

「好像比之前的兩公里還遠遠長嘛……好累呀，我休息一下……」孩子邊說邊要倒下地靠著岩石休息，閉上眼睛。冰冷的風從右邊山谷吹過來，帶著雨花。她替孩子調整輕便雨衣的雨帽，看著孩子，心中泛過一道暖流。

「這是我們第二次一起爬大山耶！」她鼓勵地對孩子說，同時牽起孩子戴著紅色毛線手套的手，「來，我們繼續走，慢慢走，配合呼吸，一步一步。」

「我想等一下他們。」孩子很累很冷。

「但是不行在這裡等，這裡不避風……還記得上次去玉山嗎，不知不覺，耶就走到了，還記得嗎？」

孩子沒回應她的鼓勵，但是直起身子往前方看。

「上面就是了？」孩子問。

一對老夫妻這會兒又經過他們身旁往上走，老媽媽卻回答了孩子的問話。「對！你再往上走一段，就到了！」她看看老媽媽，微笑說謝謝。

「我們走得很慢，你們先走吧！」老媽媽說。

「我們也走得很慢，沒關係！」她笑著說，因為冷，她聽見自己說出口的話也跟著發抖跳舞。

他們跟在老夫妻的後面慢慢往上爬，但沒走幾步，孩子的步伐又超過老媽媽老爸爸了。

視線只有三公尺距離，三公尺以外全是冰凍的白茫茫霧氣，偶有一陣寒風吹過夾著雨水斜斜打上身體，天呀！真是凍極了……

所以……這樣的一個清晨……這又是什麼樣的一個清晨？或者是這樣的一個午後，也可以，他們說——那善於書寫的人說——該如何又如何又如何的書寫，那好吧，「我就來個順應其道的如何又如何吧！」她這麼想……或者她該模仿密碼的方式：所有書中角色心裡想的話都用標楷體印刷與丹先生的敘述用新細明體印刷以示區隔（這決定是丹先生原文的書寫方式或是中文版編輯的選擇呢？）或者她該模仿格先生的愛情事件的書寫採隨機檢選任一時刻開啟……

可能是這個時刻——正閱讀過敏原的文章，想到該影印寄給姊妹們看（那些莎士比亞的姊妹們），貓的毛髮皮屑三千二百倍（像一團用玫瑰花瓣隨亂堆起來的畸形玫瑰花……玫瑰花這符號與象徵的意義你得去看看丹先生的書便一目了然）和相思樹花粉四百二十倍（一粒粒精緻的同色系同設計圓形圖案像是皇親貴族斜襟長衫上的鈕釦）和塵蹣一千六百二十倍（這可真是電影裡異形的縮小版，噁心極了）——她坐在這段時間感覺對的桌前與椅子上，凝視窗外的天空樹林草叢，一句話飄進心裡，她在紙上寫下：「這到底是相信還是否定……但似乎有效」，意思是說，她對某些困惑許久的情緒採取了處理的態度，但這態度代表的是對情緒感覺的相信還是否定，她一時也並不清楚，但也並不重要，因為這態度的選擇似乎有效呢。

她接著打開電腦的黑殼，按了那枚小小的金屬鍵……隨機檢選的任何時刻勝過辛苦準備好的那個時刻，代表這句話是她心裡想的。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這確實是要寫一長排的「嗯」才足以表明環繞在她四周的蟲鳴如連綿不斷的各階藍色一般起伏……又如小時候干擾她好長一段時間的耳鳴……這比她還晚睡去又比她還早醒來的各階藍色的蟲鳴，彷彿一片早已設定完成的程式晶片嵌入體內：在她睡去之後的一小時鳴叫（可選擇 off 或 on），醒來之前的一小時鳴叫（只可選擇 on）。於是，她早已習慣在不同色階藍的蟲鳴世界裡睡去與醒來……那這會兒她是要選擇睜眼醒來前的白天或是睜眼睡去後的黑夜呢？選擇在今天的文字裡加入這個「他」或是那個「她」呢？

最近的許多「感覺」讓她「理智」的「感覺」（理智能和感覺用在一起嗎？）必須做些「理智」的選擇，倒不盡然是一次重大決定性的選擇，但絕對是一點一點同方向的小的選擇而後導向一個重大決定性的選擇，然後，才能重新拾回安穩的在藍色蟲鳴世界裡睡去，同時滿足的自藍色蟲鳴世界裡醒來……如同今天早晨醒來的感覺——那許久不曾有過的滿足、充分、清爽、平靜的陌生感覺的重臨，以及那跟隨許久捨不得放下的困惑、迷戀、傷心、難過的熟悉感覺的逝去……

「但也還不一定呢！」她這麼告訴自己。

每個夜晚臨睡前的靜心祈禱（但可別想成任何宗教性的祈禱）與每一個清晨醒來後的清明啟示（但也千萬別想成任何宗教性的啟示），在每一天連成一片水藍靛藍紫藍各色階藍藍藍的蟲鳴裡……她切斷手機鈴聲，睜眼翻身仰躺在床上，從屋頂一路看向窗外，看不出情緒，如同微微暈著藍色水彩的灰白天空下的深綠色森林，靜綻的森林，從來也看不見他們的情緒，看不見他們的枝頭嫩葉在微風輕拂時的柔情輕擺，也看不見狂風颯漲時整片綠蓬的搖晃似海浪。灰白天空下那一片深綠色的森林，他們的情緒只能用想像的……想像一片枯葉緩慢地從樹頂往下緩一慢一掉一落，一路穿過不同深度的空氣海裡的陽光灑下……緩慢地……掉落在許多許多枯枝腐葉堆積成的有彈性的未曾有人踏過的滲著濕氣的土地上。

「選擇睜眼醒來後的清晨……」她這麼想，否則哪來這麼多色彩可形容，總得雙眼睜開看見、鼻孔撐開嗅到、皮膚醒來觸到、雙耳打開聽見，想像才能延伸擴散……擴散成一大片蟲鳴聲響，延伸成不同色階的藍……擴散成那個城市與這個城市之間的鐵軌，延伸成黑夜睡去與白天醒來之間的夢。

原來從這裡到那裡無鐵路可達，原一來一如一此。

她一直以為坐上火車到下了火車，即可抵達他的城市，但全不是這麼回事。他居住的城市，無鐵路可達。於是她又坐上公車，坐了整整三個小時，終於追趕上天邊即將消失的最後一道太陽光—乘天黑之前—抵達他居住的城市。

該怎麼形容她對這個城市的印象呢？灰色、新移民闖蕩的天堂、快速凌亂的生活步調、沒有溫度沒有顏色……沒有書，夜晚，可怕地找不到可以買書的地方……她走了好長好長的一條馬路，穿過好幾個街口，走進一家西藥房買棉花棒、OK 繃，最後還是放棄了，走進一家超商買了一本熱門小說，因為熱門好賣所以連超商也有得賣。

而白天，燦爛的陽光照射出筆直的一條一條站立線與平行的一條一條通向遠方的橫向線，交叉形成一個頂點的兩邊對稱斜線，以及永遠快步走不停、慢步跑不停，任何時刻都會出現的人，還有閃亮刺眼的各式轎車。

「這是城市北邊，新社區，規劃中的一塊新生地。」他說。

確實是一塊新生地，人在這塊新生地上才剛剛開始進行任何可以留下痕跡的活動，於是她和他乘著大家吃完中飯坐在同家鄉門前大樹一樣的雀榕樹下乘涼休息的時候，邊走邊逛邊找廁所，走進直線橫線交叉線堆積起來的超級冷氣空間裡，進行留下痕跡的活動。

他們分別走進男女廁所。走出廁所她看不見他人，旋轉著身體心急的眼神尋找他，他從一面白牆後面閃出來。

「帶你去看一件作品……」他說著同時拉起她的手往前走……尿與糞便留下短暫的痕跡隨即跟隨大水衝向地下排水管最後最後流向大海，無法留下痕跡。

他和他站在一件被玻璃櫃封起來的作品前面，注視良久。這是一件塑人塑舞塑風土民情塑作者的作品。他們邊走邊談邊親密碰觸的腳步語言溫度氣息與長久的注視，隨著每一時刻每一距離的往前移動留下痕跡也同時跡痕下留的消失。

「你還要看嗎？」她點頭表示回答。「那你自己慢慢看，我先出去。」他放開她的手，步出空間到別處留下可能的痕跡，留下她一人與其他人擦肩而過走進又繞出一個又一個空間裡的小空間。

某個小空間的長方體立櫃上擺著本留言簿，許多人在簿本上寫字，好幾個陶鐘掛在牆上，指針走著發出滴答滴答的聲音。最後，她將留不下痕跡的注視放在可以短暫留下痕跡的一件在木板上塗滿顏料的作品前面。「藝術品被永恆地放在這裡，藝術家們餓死街頭。」她看著那幾句用白色顏料寫的字。「下一回她會在木板上再上上其他顏料，再寫上其他字，又是一件新的作品！」她心裡這麼想，隨即感覺厭惡地快速看完其他掛在牆上的……短暫留下痕跡的……「被永恆放在這裡的藝術品？」的作品。

她因為那些無病呻吟躲在自己憂鬱空虛不滿裡的作品看見自己而覺得厭惡，快步步出超極冷氣空間，坐在陽光裡，心裡想起詩人……

「她的恐懼與悲傷形成空虛的一切，使別人也使自己驚惶不安，她的痛苦孤獨使別人也使自己痛苦孤獨，她只看見了外表只看見自己卻沒看見人……」她擅自把「他」改成「她」。有那麼一會兒，即使坐在陽光裡，她仍覺得冷。

「看完了？」不知什麼時候他已走近身邊，和她一起在陽光裡。

「嗯！」她點頭，想著那些蒼白的作品，心中……全空了。怎麼辦？她有些焦慮，後悔自己來到這裡，來到他的城市。

.

驚醒後，側身背脊感覺到緊靠著頭與手臂的她的柔軟，他不得不略微移動一下有些酸麻的身體，挪出位置的小片空間散發出溫暖的香氣，她的香味，他熟悉的味道，心中也立刻浮現些微的罪惡感，他……夢見她了，她……並不是她。

她戴著那頂純黑色的大禮帽，夢裡，他帶著女兒出現在她的一棟燈火通明的建築物外邊兒，是冬季的夜晚。他似是跟她約好了，她戴著那頂微有帽緣的黑帽，從建築物裡走出來，帶著很深的笑意與愛意，一頭黑色的設計家的短髮，推開厚重的玻璃門迎向他和女兒。她送了一件溫暖的衣服給他的女兒，他還仔細地看了那件衣服，心裡想著她前些時候才送給女兒的一件音樂盒禮物裡的小娃娃公主跳旋轉舞，然後女兒就從他的夢裡消失了。

夢裡，她牽起他的手握在手裡，他感覺到她那雙執筆畫線條的手很小，而自己的手那麼巨大。她握得很緊。夢裡，他的心都快碎了……卻又換了另一個場景，他們極近距離的面對面站立，他還知道自己心裡想的是：她竟然有這麼高呀！他心跳加快到如此劇烈以致無法面對直視她。他們之間充滿濃濃的愛意，彼此的身體緊緊靠近，然後他的手竟然慢慢從她的腰往上滑，移動到她的胸部，然後，竟然碰著了她的奶子……當然，在夢中的他是完全沉溺在這樣的深情浪漫裡，然後他忽然發現女兒不見了，然後他完全不顧她的感受開始尋找女兒去哪裡了……夢醒了！

就在夢醒的當下，他的情緒極複雜。一方面多希望夢能繼續下去，雖然只是個夢呀，但是他仍苟延殘喘地希望能在夢裡多享受一下那樣溫存甜膩的滋味；另一方面，他又對自己竟然會伸手去碰到放到她的胸部上，覺得……真是，好個男人呀！怎麼全是這麼一樣的嗎？天下的男人！又或者……哪有什麼好大驚小怪的呢！

「夢裡呀她的眼神很深地傳達對我的愛，那是我生命裡出現的女人，有趣的女人，讓我覺得……捨不得不去碰碰的女人！」他心裡想。

曾經，她也是這樣凝視一切自眼前流動而過的藍天海洋空氣風雨、海洋與自己……就像現在坐在桌前，喝剩下的雞湯加青菜葉，啃完雞骨加雞肉，喝下清淡的湯，咀嚼些微苦澀這個季節特有的蔬菜，凝視窗外，一個人。如夜鶯般女聲自音樂片流瀉出來。她常常一個人凝視窗外，像一隻白鸞……這是她有一段時間很喜歡賞鳥的原因。凝視窗外出神的當下，她又悠悠地來到曾經的久遠裡，那樣安靜凝視一切的日子，像一隻動物。

他好媽？一條小溪水往下流……仍記得他的神情，容易眼紅感動的神情。他會用簡單的國語問她，「結婚？」她會回答，「結婚。」他會再問，「丈夫？」她會回答，「是的。」然後畫一張烤熟香噴噴番薯的島嶼地圖，指出位置，告訴他西邊，然後畫「婆娑之島」繞過東邊經過的小黑點，然後告訴他，「美麗的地方，小小的地方，很偏遠的地方，海邊的房子。」他會再問……她會回答……他會問，「好嗎？」她會回答，「好。」並再加上，「很好！」

覺得荒涼，因為秋季是殘酷的，因為艾略特寫下「把回憶和慾望摻和在一起」，雖然詩人覺得四月更殘酷。

Eliot 寫下……她想到艾略特，寫“荒原”的 T. S. Eliot，而不是有著男性筆名 George Eliot 的英國女小說家 Marry Ann Evans，此刻心境上荒涼虛無的感覺再加上原野地裡不可奪取的生命力感

覺，是不是就是“荒原”？但是 Eliot 寫了更多……八百行的葬儀棋局火誠水觴雷語……以及最後的吠陀經箴言：「Datta. Dayadhvam. Damyata.」，奉獻、同情、克制……

刻了這麼多又如何？寫了這麼多又如何呢？也許是肉體的疲憊讓她覺得荒涼覺得一切終歸無濟於事，覺得一切努力對生命本身的向上光彩毫無作用。

「媽媽，你最近有一點不快樂……是因為我還是因為……」孩子問她。

真是美好的孩子，美好的問話，美好的直接進入切斷當下的荒涼困頓，但是受苦呀也會讓她記起書寫的神聖，像是唯一的救贖。

「婆娑之島」曾是海上唯一的家，這個家不是說要靠岸就能靠岸，也不是說不要了不玩了就能不要了不玩了。在海上，如果家沒了，人也沒了，死了，所以要不計一切代價照料這個家。

但是在陸地上……也是要依循這樣的法則嗎？

我就選擇了不依循這樣的法則。我不離婚也不要丈夫，有孩子也不要孩子，我不要家。連我身邊的一群朋友也全選擇不依循這樣的法則。

她死了丈夫不要孩子也沒孩子，她有一個家。

她不結婚不要丈夫，但是要情人，她也有個家。

她結婚不離婚，有孩子但是不能擁有孩子，她也有一個家。

她想結婚又怕結婚想要孩子又無法有孩子，她有一個暫時的家。

她有孩子有情人，有丈夫也像是沒有丈夫，她也有一個家。

她沒有丈夫沒有孩子沒有情人一直一個人，她沒有家。

她沒有丈夫沒有情人但是有一個狗兒子，她有一個家。

我的這些朋友個個像朵花似的在「有」或「沒有」的中間全都不肯屈就現實——那怕只是一下子看不見自己或是一下子不完整都不行——全都全力衝刺要他人看見她們如她們看見自己那樣的獨立、自由、完整與看見她們的真——實——存——在。但是私底下，老實說，我們全都一樣，完不完整存不存在看不看見都不是我們追求的……曾經有人問我，「你到底在追求什麼？」這問題，老實說，還是因為被問到了我才恍然大悟也想問問自己，「我到底在追求什麼？」

追求「自由」與「完整」？我似乎只追到了別人想像中與羨慕中的「自由」與「完整」，我，老實說，只是別人平淡生活裡令人喜悅與興奮的咖啡，但是苦澀卻忠實地留給了自己，帶來更大的虛空。我可能是方法錯誤，要不然「自由」與「完整」怎麼可能帶來虛空？老實說，是為了追求「自由」與「完整」嗎？我可不這麼認為。

追求「愛」嗎？我……她倒是不用追，愛就隨時跟在身旁。但我也沒辦法像她那樣，見人就親見人就抱，親得還真像回事……很投入，正因為這樣，我卻怕極了！也懷疑她莫非是個雌雄同體。

愛？有人愛著我的，毫無疑問，那年輕小伙子愛我愛得半死，從天邊追到海角，從家鄉追到異鄉，但我，不愛他，我只是憐憫他，因此也虐待他氣他。朋友皆以為是我不放過他，拜託！求他放了我吧！但我……還是需要他，千萬別以為是為了「內」個，不是「內」個……這得講到屈就於現實，因為他有車有力氣偶爾有錢，這些對我來說是真的非常需要的。

……那我到底在追求什麼？我也怕過，怕老了怎麼辦？怕病了怎麼辦？問我那些朋友，她們也個個像朵花似的有個花一樣的答案。

她說，「為了天邊的一道雲彩！」

她說，「還沒遇到好男人！」

她說，「好男人全死光了，只是想一個人過生活，偶爾遊戲！」

她說，「為了追求快樂！」

這最後一個答案可能是令我覺得最麻煩最噁心但也最羨慕的答案。「為了快樂不惜犧牲一切。」她這麼說。

快樂似乎離我好遠，除了醉朦朦的時候……

男人只有輕與重的問題，沒有靈與肉的困擾。但是女人剛好相反，靈與肉是女人的問題，輕與重卻從未造成困擾。

米先生的書裡這麼下了標題，所以我認為他是這麼想的，但是他表現的方式有些取巧，或者該說是迂迴，或者該說取巧與迂迴是男人的本事，關於這一點，不知有多少人也是這麼認為……但至少她也是這麼認為的。

她和我的認為常常是一致的。事實上，我們的許多反應、想法、觀點，到最後發現，竟然都是一致的。

非得到「最後」才發現，這對十幾二十歲的人來說，要等到最後才發現彼此是一致的，或許過於漫長，而早在不耐等待的過程中互相離棄，或是心生怨懟。但是對我們來說，「最後」並不是真要等到生命的最終，生活經驗讓我們已經非常瞭解生命裡的相遇無法以精準的節奏同時出現，也許需要五天，也許需要十五天或是二十五天的等待才能到「最後」，「最後的一致」才幽然出現，這對已錯失生命中許多美好相遇的我們來說……或者該精準地說，並未真正錯失那麼多的美好，但已錯失的美好已足夠讓我們在當下的生命狀態裡珍惜可能會形成的美好（我只用了「可能」，因為到最後也許並無法形成真正的美好，但真正的美好又該如何界定呢？）即使只有一半一半的勝算，也要耐心等待到最後可能（或不可能）出現的「一致」的美好。

也幸好我們早已過了十幾二十歲過於年輕衝動的年紀，某一回或是某一次的一致並不會讓我們狂喜到覺得彼此非如此不可這樣或那樣不可；即便是這一回這一次的不一致，也不會讓我們悲傷到覺得非如此不可那樣或這樣不可……但真的，說實話，從我們認識到現在，好像從未發生過「最後的不一致」，當然有時候的「最後」是要等待一年左右，然後我們會再一次發現，或者說是證實，她和我的認為到最後還是一致的。

好比說今天中午，她撥了一通電話給我，我當然嚇了一跳。但我也並未真正嚇一跳，因為我已預知她會撥這麼一通電話（這不也算是時空裡某種狀態或是程度的一致，於是我只能預知，不是嗎？）只是沒想到這麼快。

明知女人的生理週期這四、五天會來，沒想到這麼想的當天晚上才跟女人做完愛，就流血了。「並未真正嚇一跳，只是沒想到這麼快，當然還是嚇了一跳。」就是這樣的感覺。

當時我正在吃午飯，其實是已經超過一般人吃午飯時間的一兩個小時了，但是當我接到電話的那一剎，我竟然知道她一定也還沒吃午飯。

想必這是一間很吵雜的食堂，雖然我必不竟然這麼認為，但是電話那頭怯聲怯語地說話方式，讓我相信她一定不解我所在的位置為什麼會有這麼多人聲。

「你在忙嗎？」她這麼問我，不確定、猶豫、畏縮的。

「我在吃飯。」我這麼回答，非常肯定、絕對、勇敢的。

想到她必會覺得吵雜的這種可能，我忍不住「嘖」了一下嘴發出不耐的聲音，但這不是嫌她說話聲音那麼不確定，而是懊惱為什麼又是在這麼吵雜的食堂裡接到她打來的電話，但是我知道正因為我那麼「嘖」了一聲，更讓她縮短了原本要一吐為快的長篇話語為寥寥帶過的簡短幾句……這讓我更為苦惱了，因為我竟然也因此跟著她說的話「那我再撥給你吧……」也喀的一聲關上手機。但是那一刻之後的一整個下午到晚上，我似有若無的，心神不寧的，隨著時間一分一秒的消逝，一會兒相信她會再撥，一會兒又覺得她必然不會再撥，一直等到午夜一點多，我終於苦惱的帶著憤恨的認定，她是不會再撥來了。

但是她傳了簡訊過來，「知道你沒消失就……好多了……不知要講些什麼……不打擾平靜……就不撥電話了……照顧身體……晚安」

她並不像我所接觸過或認識或正在交往的女人或是女孩那麼明顯那麼重地需要我，事實上絕大部分的時間她並不需要我。這正是讓我苦惱與迷戀的地方。

也許苦惱多於迷戀一些，也許。

今年秋季，照往例，我又去了一趟他的家，我還帶了我的小女朋友一道去。照往例，每半年見一次面。

（抱歉！超極大的干擾出現……干擾出現兩分鐘後消失……干擾是我的小女朋友。）

「這裡交給你照顧了，有什麼狀況……譬如說地震大水啦什麼來的時候，守住家裡，其他的不重要！」他這麼告訴我，客氣應酬的交談方式裡帶著兄弟情誼的託請與帶狠味的提醒——「別在我出遠門的這段時間內上了我的女人！」

大家都心知肚明，唯二不明的是兩個女人。我們一向都是守分寸的人，但是作出選擇的通常不是我們男人，而是看似不明但又全都明白的女人。

為了某些重要的事情，關乎榮耀族群與成就自我的一件大事情，我的大哥，我姑且這麼稱呼他，帶著一票人馬驅車北上遠征。像早年的殺闖遠征一般，勇士們蠢蠢欲動的心情無分古今，但是勇士們的精神氣度遠遠無法與古時昂然八尺之軀的自信勇士們相提並論，今不若昔的歎噓慨嘆，慘不忍睹，吐口水吧，不忍心。

那帶頭大哥暗暗隱忍一切，「不然怎麼辦呢？」帶頭大哥曾無法掩飾眼底空寂與無望地看著我問過這麼一句不需要答案的問話。即使不是一支訓練有素的精幹隊伍，也要嘗試踏出家園向外遠征，「不然怎麼辦呢？」

（極大干擾再度出現……干擾建議外出用餐，我應要回答說「不」，但不知為何竟點頭說好……真是不解，出口拒絕為何這麼困難？……是害怕對方受傷？還是無法克服自己說「不」的害怕。彼此妥協才能長久相處，這是另一種溫和的愛，安心的愛，帶著委屈與不甘願，與不真實的溫和安心的愛，但那似乎就不是愛了，最終也是無法長久的愛。）

這一票樂天單純的勇士，共乘了五輛轎車，也算是歡天喜地的出發，留下客人我和我的小女朋友，以及大哥的太太和一條狗。

這一回我停留了十二天，回去之後我又發病了，因為慾望無法滿足而發病，連我的小女朋友都無法滿足我。小女朋友最後決定跟我說拜拜，我感謝她真的拿出勇氣離開我，因為我不可能跟她提分手的事，不忍心，但我真的感謝她的勇氣。

他的女人，這樣的說法太不尊重女性。女主人，這樣的說法又讓她太沒有自己。黎青，那是她的名字，但也完全不代表什麼。「她」吧，那又代表性別，但有時「她」簡直跟「他」沒什麼兩樣。

她的胸部極平坦，對外顯現的性格，乾淨俐落，不撒嬌。至少我從沒看過她跟他撒過嬌。除了身材頭髮像個女性，她其實是個男孩。她是那種從心坎兒裡真正希望自己是沒有性別的人，也希望身邊的人不要以任何一種性別界定她。她希望人人當她就是個「人」，就好了。

她跟著我的學生一起聽過我的一堂課。我讓她覺得她可以以她原本的樣子出現在我的面前，不需隱瞞，這是我讓她覺得最舒服的地方。我猜，這也是她偶爾還會尋覓我的原因。想到這兒，真是讓我忍不住覺得快樂，有一絲絲「我最終是她最在意的男人」的優越感的快樂。

在我的教室裡，學生圍著我坐一圈，她孤單的像個小綿羊遠遠一個人坐在長桌的一角，不好意思靠近大家。我招呼她跟大家一起坐，她竟聽話地拿起桌上的教材往前跟大家比鄰而坐，不知道為什麼，這又讓我……滿意極了。

學生們的眼光盯在我的身上。當我舉手時我看見學生們的眼睛跟著飄向高處，當我皺眉時我也看見學生們的雙眉跟著擠進靠攏，當我在他們面前來回踱步或是繞圓行走時，我也看見學生們的目光跟著我左右移遊的步伐而行走。但是在眾人注視的目光中，我卻看不到小綿羊的目光，這讓我說起課來心神不寧。

好不容易講解完今天課程裡理論的部分，接著，學生們不用我說明，自動將材料工具拿出來，準備進行實務操作的部分。

小綿羊什麼都沒帶，她的眼睛在詢問我該怎麼辦？

我靠近她……聞到她頭髮上的香味混著不屬於她的城市的味道，告訴她可以用架上的工具。她欣喜地走到架子前面，拿了一盒顏料，像是整間教室只有她一個人似的，坐回地上……是的，所有的學生們都很有架式地坐在高腳椅上面對立在眼前的紙張，但是她不好意思地站在跟她幾乎等高的立架前說，「我不習慣這樣。」便隨意找了一處靠牆的地上盤腿坐下，紙張橫躺在她眼下。

掀開顏料盒……我忍不住想笑，因為她幾乎是帶著一種虔敬的做儀式的態度掀開顏料盒，看到禿禿短短的顏料，她的嘴角細微牽動一下，是在微笑吧！不假思索的，她挑了短短小小的兩個顏料在紙張背後畫線，看著畫在紙上的顏色……她看了好一會兒，卻又合上顏料盒，起身復走回架子前再挑顏料盒，復走回地上坐下，打開又挑了兩個顏料在紙張背後畫線，確定了，便在紙上的天空往下三分之一處用薔薇紅由左至右畫一橫線，天空畫薔薇紅，地上畫橄欖綠，似是把自己永遠溶進顏料裡了安靜地用手把顏料抹在紙上。

抹完地上的橄欖綠，她拿出布包裡的衛生紙擦手，再繼續抹天空的薔薇紅。

我相信她聽懂了前半段的理論，但我也相信她是不會理會我所講的理論。我說到面與面的關係，於是她將紙張分成兩面，但是又依著自己的直覺不繼續延伸面的關係，而走回她看見的顏色裡，顏色裡也有陰暗面與光亮面的關係，但是她又被線條吸引走進分割切斷的頭與身與腿的線條裡，然後取了黑色的顏料，將記憶之海的頭與腿自身體切斷，用黑色在橄欖綠的土地上以同心圓的畫法畫出右手支頭的沈溺，再用黑色在橄欖綠的土地與薔薇紅的天空交界的位置畫上極欲逃離的雙腿。她來回在黑色裡塗抹。我發現自己在白紙上畫出兩團黑色形體。

時間似乎在她的注視裡停下，我多麼希望也能停在她的注視裡，休息。

「來你們這兒的人這麼多……」我跟她說著話。若不是因為大哥出門，我還真難得有機會跟她說話。

「其實不多，假期確實比較多……但也只是在某些時段而已……其他時間其實並沒什麼人來……」她不等我說完，立刻打斷我的話糾正，並自顧自的說了其他的。

「……這裡很安靜，尤其是正中午，很熱……有一次我出來丟垃圾，丟完垃圾站在馬路的正中央，往前看沒有人，往後看也沒有人，太陽很大，天空很藍，柏油路面被太陽光照射蒸發像是要擠出一層水氣漾晃著，只有我一個人站在馬路正中央，連一輛車都沒有，非常安靜。對面的老阿媽遠遠地看著我……」不確定她說完了沒。我等著，她沒接下去說。談話陷入某種沈寂。

「來你們這兒的人這麼多，你們可以收床位費，一個位置一百五，九個人就一千多，一個晚上，很好賺呀！」有一年的暑假，一個晚上我算一算，竟然有九個人躺在所有可以躺的位置上。我把原本要說的話說完。她聽著，卻低下頭垂下眼，抿嘴微笑，沒回答我。

正因為像我這樣定期或不定期來訪的朋友很多，也不見他們有拒人於千里之外的不友善態度，這是讓我覺得還不至於太打擾他們一家人的原因。但是我猜想，我可能是每來去一回停留最久的一個人。

其他人是怎麼想的我並無法得知，但我從不想要製造假象，製造一種彷彿我是可以被期許的，被期許是可以創造出奇蹟的人，或者說是肩負責任的人，或者再說的更無關輕重一點兒，我希望自己能像個遊客一樣，輕鬆地來輕鬆地離去，不帶牽絆的，來去自如。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我發現像我一樣來過這兒的人，尤其是跟這兒的人接觸過之後，便無法再像一般遊客一樣輕鬆消費然後輕鬆離去，每次的來去之間，總有點什麼說不清楚或是解釋不清的沈重原由，會讓來過的人，照往例，也許是像我一樣半年來一次，或是間隔更長或更短，總之就是會再來。

這兒從未真正變成是讓人消費的地方。這兒僅存的消費是供這兒的人生活所需，包括物質與心靈，他們並不太懂得該如何從生活中擠出些什麼提供給別人消費以賺取金錢，也許這是讓我無法純粹只作個遊客的原因，不忍心，或者說是他們的單純照見我的多疑與功利……唉！當然也可能只是太美的自然環境造成我的不忍心，乾淨的空氣、乾淨的水、乾淨的天空，尤其是乾淨的光線……即使我希望不被期待，但說實話，我仍希望我的來訪是比別人多一些被重視的，這樣才能說明我與這兒的關係非比尋常，而這也似乎變成我們這一些人裡評論彼此重要性與身價的某些要件。

當然，那可惡的優越感也是造成我反覆不定與感到罪惡的原因。是的，優越感，我相信許多來這兒人都帶著某些的優越感，即使最平等沒有偏見的人，仍會帶著優越感，那連自己都無法清明體察到的優越感，因為那自覺我比別人優秀而有權力施捨的感覺，因為不忍心而有能力施捨的感覺，會讓人覺得快樂。任何人都希望快樂，都享有快樂的權力，誰不希望快樂，任誰都希望自己比別人優越一點以享有快樂。但相信我，這樣的快樂常常無法長久，最後都會變成某一方無法承受的負擔。因為施與授的雙方都希望換換立場，角色互調一下。長久快樂的關係裡是不能有任何施捨或比較的成分存在，否則無法長久。

講到罪惡，我不得不承認這兒真的有洗滌心靈的力量。

.....

確定她終於出門了，他才手腳一抬一頂，掀開被子。

這是他今天第四次掀開被子起來，但是這一次，才算是真正起床了。

第一次掀開被子起床是為了尿急，解尿完立刻又躺回床上。但是沒過多久鬧鐘響了，他靜靜聽著鬧鐘尖叫好一會兒，她卻完全沒有動靜。這是他第二次起床，去叫醒連鬧鐘都叫不醒的女人。女人醒來之後他又跑回床上繼續躺著，並聽著女人開冰箱點瓦斯打蛋煎蛋烤麵包拿塑膠袋上廁所沖水洗臉叫孩子起床，以及與孩子的對話。

「今天要穿運動服耶！」

他聽到她打開後門的聲音，想像她從衣架上取下衣褲以及她的擔憂：不知道全乾了沒有？

「這裡還有一點點濕……」

「沒關係，穿在身上一下子就乾了。」

「穿這雙球鞋？」是藍的那雙還是紅的那雙？他躺在床上猜想。

「早餐是什麼？」兩個人從房間走出來。

「土司夾蛋，還有鮮奶……不行，要放進書包裡，上次放在側袋不是破開？」

「那是奶茶，鮮奶又不會……」

「喂，還沒洗臉刷牙耶！」孩子拖著球鞋走路，走進洗手間。

「走吧！」他躺在床上想像她牽著孩子的手一起走出門。

「鈴—鈴—鈴—」她才出門沒多久，他估算電話鈴聲等不到她回來。這是他第三次起床，他跑去接電話，一個老阿嬤打錯的電話。放下電話，他趕緊再跑回床上，繼續躺著。

他可能又睡回去了好一會兒，迷迷糊糊又斷斷續續地聽到她在室內走動的聲音，等他真覺得清醒想起來，他聽到她輕輕打開門又輕輕關上門，腳踩在石子路上的聲音。

確定她終於出門了，他才手腳一抬一頂，掀開被子。

這是他今天第四次掀開被子起來，但是這一次，才算是真正起床了。

他知道自己在躲避些什麼，但是他也不想浪費時間在這個他隨意輕巧即能閃過的「躲避」這個上面思索。

還是經過她的點醒，他才明白這是他們之間最大的不同：他總是毫無眷戀的略過身邊的瑣碎細節，踏出家門忙著去思索應對由外而來的多采多姿的挑戰；而她總是在踏出腳步迎向挑戰之前得花時間進行自我不斷的辯證，而且她還得把瑣碎細節都打點好了，才出門迎戰。

他們之間的不同是……順序的問題。他的態度是「是這樣那樣呀！……是這樣那樣嗎？」，而她的態度是「是這樣那樣嗎？……是這樣那樣呀！」他總是想得太美好於是無法接受最後可能出現的痛苦災難。她總是想得太憂慮而最後竟然也能有這樣的結果，那真是太好了。

他與她之間最大的距離在這裡……這麼吧，再換個方式形容存在的不同，他在意的總是地球的公轉，而她在意的總是地球的自轉。

胡亂寫了這麼一堆我自以為是的也未必是他或是她的，我這是在幹什麼？擾亂視聽博得同情嗎？干擾判斷嗎？

我就少寫為妙。

說出口的才叫語言，沒說出口的話叫……妄想。

什麼時候才輪到她上場，由她自己說自己想說的話。但是她總說不清楚，語言常常在她的心裡腦裡嘴裡繞著拐著，但是說不出口。即便是說出口的，總也叫人錯愕。

「怎麼會是這樣？」兩方心裡皆會這麼想，接不下對話，說的人與聽的人面面相覷。

「你最近好不好？」好比有一回我曾經這麼問她。

「不好！」她就是這麼直接回答。我當然知道她說的是事實，我也當然能體會與瞭解當她說「不好」之前的好一段時間裡，她所受的煎熬，但是也因為她只簡潔地帶著賭氣地說了「不好」這兩個字，我們的對話也僵在那兒，誰也不知該如何繼續，對話竟也結束。

委婉，她似乎不太懂得如何委婉的說話。

但是我知道她常常坐在馬桶上練習說話，或者該正確地說是……陷入某種所謂編劇工作之類的想像情境裡……揣想場景，揣想對話，然後自言自語，或者是一人分飾數角，互相對話，練習對話。也或許該說根本不用揣想，插頭插上電就來了，屁股坐在馬桶上背景對話就出現了。她的這項技藝是憑藉著記憶力與創造力，不用磨練即自然形成。

這是她總比一般人多花時間上廁所的原因，一方面是要確定肚子裡該清楚排泄乾淨的……（這是不是該有個專有名詞來稱呼，排遺嗎？或是乾脆稱糞便呢？）全都排出體外，任何一點留在體內未排泄乾淨的，都會讓她一次又一次地往廁所前進。她曾經最高紀錄一個上午前進廁所排尿七次，解便五次。

至於另一方面是……隱藏在底層的秘密，每當她緩慢仔細的，將外褲退下，底褲退下，光溜溜的屁股坐在馬桶上，不由自主的，她就像個夢遊者似的進入場景，開始對話。像是在進行某種洗滌儀式，很令她著迷。

這是她解便的時間比一般人費時許多的原因。

所以文字變成我最後的依靠，我只能用文字……存活。偶爾畫圖吧？

這兒要放入一張版畫，那張一個面上被分成三半，中間是一株莖葉，清幽單純的爬藤植物。電腦竟然顯現的是「精液」，真糟糕胡來！

我的名字重要嗎？年紀重要嗎？家庭背景重要嗎？成長環境重要嗎？身份地位重要嗎？過去重要嗎？未來重要嗎？

愈來愈無法確知這些重要不重要，但是現在的我竟和二十一歲談著第一次戀愛的我愈來愈一致，希望有一種關係的存在，一種親密混合著愛情與陪伴與相知關係的存在，是沒有肉體慾望的……就像米先生書裡寫的，少男少女躺在樹下，兩人愈靠愈近，愈靠愈近，甚至忍不住脫掉一件一件的衣服以更能靠近彼此，但是他們除了緊緊地繼續靠近彼此之外，不知道還能做什麼。

我不想說多美呀，我想說這樣多好呀！不用做的。

發現現在的我竟然在某些部分仍和二十一歲時的自己一樣，這個發現真是重要的不得了。

「重要的還不只這樣……」H小姐電話裡說。

「那還發現什麼？」B小姐電話裡問。

「……現在不方便說，回來了！」H 小姐想掛電話了。

「喔，那我們改天再聊。」B 小姐識趣地回答。

「嗯，再聊，再見！」H 小姐確實意猶未盡。

「拜了！」B 小姐爽快地掛上電話。

B 小姐就此繼續過忙碌的生活了，完全沒把「重要的」或是「發現的」放在心裡想要「發現什麼是重要的」。

但是 H 小姐……意猶未盡，把「重要的發現」很當一回事地記在心裡要再撥電話給 B 小姐，所以有一天夜裡……

（電話鈴聲啾了很久，鈴一鈴一，終於接了。）

「B 呀？你在睡覺嗎？」

「沒有……沒有！」（整個發音系統是休息狀態，但又瞬間被叫醒的說話聲音。）

「把你吵醒了……啊！我撥的是手機嗎？」

「你先掛斷我再撥給你……」

「我撥給你吧，撥家裡的……」

（雙方都掛斷電話。重新撥號。啾啾——了兩聲，電話接通。）

「想問你好不好，好久沒撥電話給你了？……在睡覺嗎？吵醒你了喔！」

「沒有……躺在床上看看書。」

「……還沒回來」

「嗯！」

「這麼晚了……」

「快回來吧！」

「……結果你們去哪裡？」

「他就帶兩個孩子去……」

「那你真的沒去，留在家裡？」

「對呀！留在家裡沒去。」

「……」（嘆氣聲！）

「嘆那麼大口氣幹嘛呀！」

「哈……也沒什麼，只是覺得兩個人的相處到最後為什麼會變成是這個樣子？」

「嗯……是呀！」（無可奈何地嘆息！）

「難道沒有其他的方法，或是轉換的可能——嗎？」（「能」被拉長與強調。）

「轉換……」

「轉換成好的狀態……向上的可能，或是善意的對待。」

「也許離婚之後才有可能……」

「喂！小姐，你在說什麼呀？那個新世紀的心靈導師……印度宗師，印度的……」

「眼睛大大的，長得很帥的那一個？」

「不是奧修喔，是另外一個，什麼克什麼希的那一個，名字比較長，總之，重要的是，離婚不是解決的……你愛他嗎？或是愛得不夠？我可能是愛的不夠。」

「……」（靜默無語。）

「曾經，你很愛他的！還是愛減少了？因為生活？」

「不知道耶！不知道是我的愛不夠，還是他的愛裡有欺騙……如果我的愛不夠……」

「愛……唉！還是我們太不清楚『愛』是什麼……從未花時間好好認識清楚『愛』是什麼？我的意思是說，愛是很礙事的，是……很精神性的，可以討論的，但是也很需要手段……」（自言自語且自說自話的。）

「身心分離有益健康！」

「啊？你說什麼？」（錯愕加不甚明瞭的驚訝口氣！）

「我說——身心分離——有益健康——，」（『說』與『離』與『康』被拉長與強調。）「那些精明的太太們從先生們身上拿到足夠的金錢，花枝招展的打扮，又能擁有自己……」

「分裂的自己吧？所以要學會『身心分離』之術？喂，你希望自己也是那樣嗎？你好像因為自己不能做到那麼有手段而可惜似的……我並不覺得那樣好。」

「……當真愛來敲門時，我們仍低著頭研判地圖看資料……還算比例尺呢！」（自言自語且自說自話的。）

「哈哈——哈——，真的耶！真的是這樣耶！那個時候呀！哈——，真是登山第一，登山第二，登山第三……全是登山，都是哥兒們，就算有些什麼也裝作沒什麼，因為……」

「登山第一！」

「哈哈——，所以我們要發揮背包上肩重裝而行的精神……」

「但現在的問題並不是我背著重裝往前一直走一直走就能到達山頂，然後完成了，解決了，狀況是……」

「狀況是，不能讓自己掉進泥沼裡，而且要小心陷阱，小心那些刻板僵化狀態下的陷阱。」

「真是受苦呀！」

「是呀是呀！但是要超越苦難……像不像女聖人？」

「像像像……那你好不好？」

「好也不好，什麼叫好？什麼叫不好？最近為了分辨精準的程度該到哪兒？不停地建立、推翻，再建立、再推翻，很累！」

「想那麼多……」

「想到最後也真的只能隨便了啦，不然還能怎麼辦呢？」

「所以——身心分離，有益健康！」

「至理名言！」

「……好久沒來玩了！」

「下回吧！」

「好好想想，身心分離有益健康。就這麼做！」

「你先做！好，拜！哈——」（H小姐心裡想，原來「重要的發現」是，身心分離有益健康。）

「哈——再見。」（B小姐心裡想，可發現什麼是重要的嗎？身心分離確實有益健康。）

（談話在彼此的笑聲中結束，但有些苦澀的滋味像顆直徑十五公分的鵝卵石哽在喉頭……心頭般，令人難受。）

我，很想問個問題，這個問題是自小看課外讀物，尤其是看對話很多的課外書，譬如亞森羅

蘋啦或是福爾摩斯之類的，常常會發生的問題，那就是：到底這句話是 1 說的還是 2 說的？

你們……搞得清楚嗎？到底哪句話是 B 說的或是哪句話是 H 說的？

小時候的我為了弄清楚哪句話是誰說的，還幫作者把對話的兩個人以 1 與 2 的方式分別 1，2，1，2，1，2 的標示在對話下面呢！結果你猜我發現什麼？我發現有時對話對到一半，明明是 1 說話的內容或口氣，竟然變成是 2 在說；要不就是對話對到最後，常常是 1 的對話還沒說完或是 2 的對話還沒說完，對話就結束了！每有這樣狀況發生的時候，我就有種哭訴無門的挫折感，心裡很難受，像是有顆直徑十五公分的鵝卵石哽在喉頭……心頭般，那麼難受，心裡會老想著：到底 1 或 2 又說了什麼呢？為什麼 1 在說的內容會變成是 2 在說呢？

我，很想問個問題，不知我是否也成功地造成了你們這樣的小小困擾呢？像我小時候一樣。